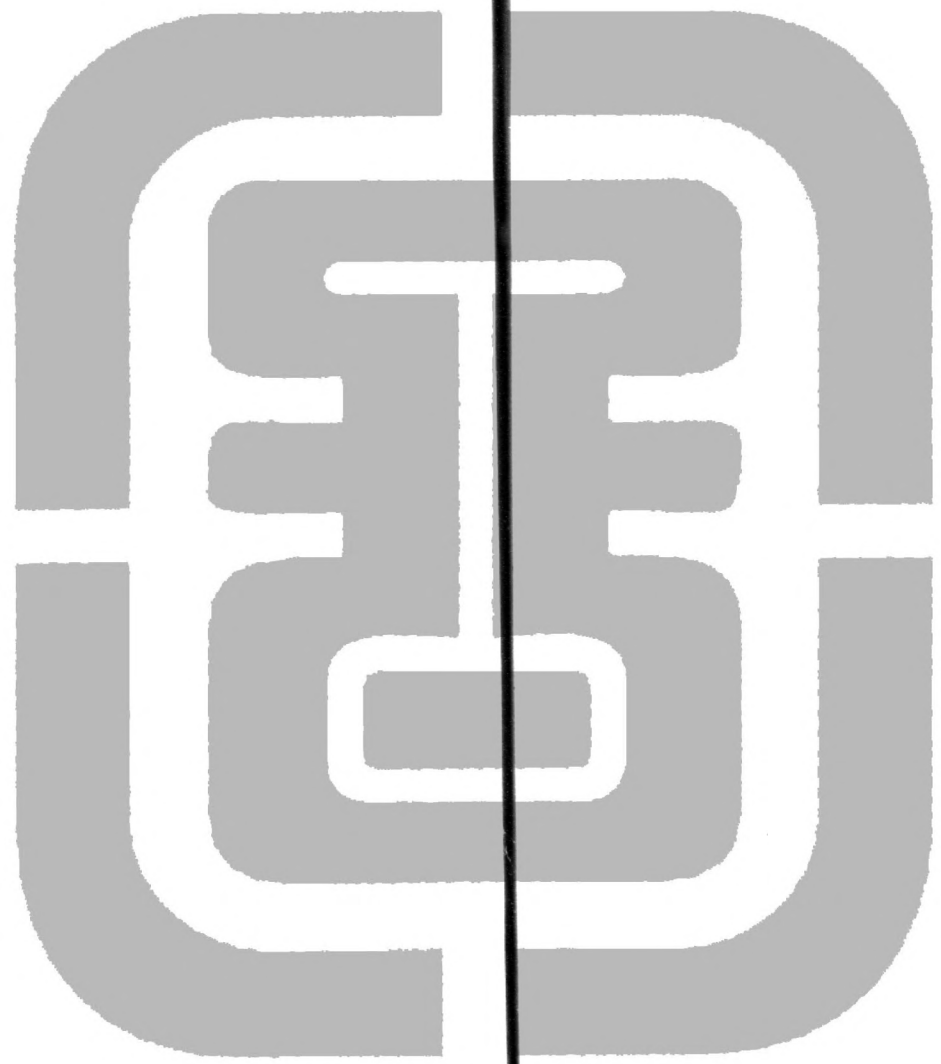


古汜城志

元



古汜城志

古汜城志目錄

卷一

地理志一

卷二

地理志二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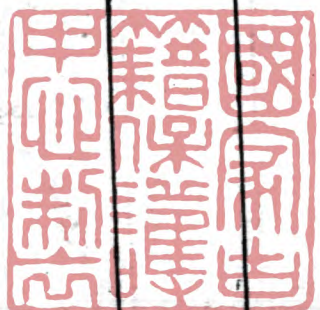
建置志

祠祀志

田賦志

卷四

官師志



卷五

人物志一

卷六

人物志二

卷七

人物志三

卷八

人物志四

卷九

選舉志 僑賢志

卷十

藝文志 雜掇志

先大夫贈翰林公撰襄城文獻錄。蒐羅考據。積數十年之勤以成。其於一邦典故備矣。余小子芝纘而述焉。為古汜城志十篇。曰地理。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僑賢。曰藝文。曰雜掇。凡十卷。事徵諸錄。辭修於已。義取採善棄瑕。故收也。夥文貴。應物寫形。故失之繁。然幸不蕪也。

乾隆四年六月江村山人書

男 伯敬 伯魯

侄 伯仁

從侄 伯陽 伯朋 伯誠

伯梁 伯川 伯吉

孫 曾亮 曾固

侄孫 曾啟 曾佑

壻 雷基遠 萬圃全按字

古汜城志目錄終

古汜城志卷一

華嶽山人兄 青蓮裁定

江村山人 劉青芝撰次

地理志一

襄城。本春秋鄭汜地。汜音凡。南汜。汜城。汜邑。悉此。地。左傳。王出適鄭。處於汜。杜

註。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史記周本紀。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括地志。故汜城在許州襄城一

里。又句奴傳。襄王。奔於鄭之汜邑。以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無錫

許志。周襄王出居始末。襄王出居。雖不甚久。然襄

國紀。世變之大。故參考左史。錄以附焉。周襄王十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大叔以又稱新隗氏居於温，故春秋書曰：天王出居於鄭。又稱新

城。王隱晉書地道記：襄城縣故城，楚靈王築。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七年，拔新城，括地志許州襄城，卽古新城也。考周襄王十六年，出居於汜。明年入王城，其後幾百年，楚靈王始於汜城西北一里許，別築一城，名曰襄城者，以襄王曾居此地故也。又百餘年，為秦昭襄王七年，猶稱新城者，以有故汜城在。今縣莫稽造始，大抵在漢以前。後漢郡國志：襄有襄城，襄今縣。襄城指襄城故城，故曰有。蓋靈王所築，對故汜城言，曰新。戰國時屬韓。史記韓城對今縣言，曰襄城故城。年滅鄭，屬楚。通鑑：秦華陽屬晉。史記：韓分晉地，屬遂屬焉。屬楚。君取楚襄城，屬晉。得潁川之襄城，屬魏。通鑑：秦尉錯秦屬三川郡。今河南府。漢始置襄城縣，屬潁川郡。今禹王葬時，更名相城，旋名襄城。至今莫易也。晉武帝泰始二年，置襄城郡，以縣屬焉。宋考

書州郡志。魏武帝時已分潁川為襄城郡。則置郡不自晉始。晉成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併潁川。即在晉亦非始。北魏為襄城郡。治襄城。隋屬潁川郡。終以郡名也。

今許州。隋地志舊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文帝開皇初郡廢。煬帝大業初州廢。唐屬汝州。

臨汝郡。唐地志武德元年以縣置汝州。貞觀元年州廢。以縣隸許州。開元二十七年屬臨汝郡。

郡二十八載復屬臨汝郡。梁屬許州。唐屬汝州。晉漢

周因之。宋仍舊。金屬許州。昌武軍。元屬許州。明屬

開封府許州。

大清因之。雍正二年陞許州為直隸州。十二年又

陞為許州府。縣仍屬焉。東九十里為臨潁。西六十

里為郟縣。南六十里為葉縣。北九十里為禹州。東

北九十里許州府也。延八十里。袤七十五里。周圍

六里三十九步。高二丈。濶一丈二尺。四方各一門。

門覆以屋。西南別置一門。曰魁門。微隘。通汝水。汲

道。通典云。楚靈王築。今城即其遺地。考靈王所築襄城故城也。

通典明成化十八年知縣郭文增修。固土築。萬歷

間汝水嚙城西南。城崩。有潭深不可測。知縣王承

統昇石平潭。復疊石其上。以成城。僅西南隅而已。

李光先繼知縣事。環城悉易以石。工未竣去。知縣

諸允修卒事焉。復作石堤以護城西南。所謂諸公堤是也。城之固若金湯。蓋自光先始。民建祠以祀。縣尚書姚繼可記之。是役也。余曾祖軻諱實董其事。詳劉教諭喬峯成城記。崇禎末。城毀於賊。順治六年。知縣佟昌年重建。今城自西門抵南門以南。逼汝水。水時泛漲。石堤數重。已盡頽矣。傍城車轍日侵土。致城根露處。土上人耕。直至城根。土破雨溜。兼魁門內居人日取土作坯。池深數丈。城無附土。孤立且薄。汝水暴長。嚙城。城易崩決。江莫禦。治內。千萬生靈。其魚矣。司牧者能無蹙然傷哉。治共計十六保。

江村山人曰。吾邑山水見於經者。首山。汝潁。湛。泚。他山環列西南。而首山恰對南城。如畫屏然。諸水汝潁爲大。湛泚次之。餘悉發源邑土。東南出。以汝潁爲歸。蓋管子所謂支水也。至古蹟塚墓於地。無據者。雖舊志有之。竊嘗論其謬。蛟龍池。一統志在襄城北七十里。左傳。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卽此。按時門。鄭城門。洧淵。洧水之淵。水未歷襄

境志誤。襄城宮在汝州臨汝縣鳴臯山南。唐貞觀中所建清暑宮是。汝州隋置襄城郡。故宮以襄城名。不在襄也。望嵩樓在汝州子城內。宋張耒詩：臨汝城中春雪消，望嵩樓上對岩峩。青塚在城西北十五里。舊傳為王昭君墓。昭君葬胡地，斯焉得有塚。楚陽臺在南城外東南隅，相傳為楚襄王行宮。卽夢神女之所。不知南城外東南隅一帶高阜處，古汜城。周襄王適鄭所處之地，謂周襄王行宮近是。後人誤周襄為楚襄，遂稱為楚陽臺耳。邑王翰

林錦詩曰

襄王本荒王。宋玉一狂夫。依託夢寐，緣飾高唐詠。摘藻豈不麗。試問事有無。

空令千載下，遺跡假神巫。陽臺鬱嵒峩，鹿塘寨唐遠在蜀山隅。云何汝水亦復任糊塗。

書康承訓傳：白鹿塘屬襄城。又云：破臨渙收襄城。

蓋傳誤以今睢州之襄邑為襄城。而一統志承其誤，遂謂鹿塘寨在襄城縣五十里。房玄齡墓玄齡從葬昭陵。塚記乃云在縣西北房村。徐君墓在城北二十里。相傳季札掛劍之處。因名靈樹。按史記：季札還至徐，徐君死，則其死在徐明矣。故水經括地志皆云：徐君墓在徐城。而一統志以為在縣北。

一十七里。非概不收。而志所遺者。考於古。悉登焉。
首山在縣南五里。山海經薄山東三百里曰首山。
其陰多穀。草多茱萸。其陽多瑇瑁之玉。木多槐。其
陰有谷曰機谷。多馱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
音如錄。食之已墊。按經。首山在中山經之次。五經
其次。四經箕尾熊耳諸山。熊耳在今盧氏。箕尾在
今登封。自西遞東。其序固不舛也。史記天下名山
八。五在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黃帝
所嘗遊。外紀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陽。

吾襄古鄭地。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而首山。又
黃帝所常遊。其云採銅於此。或有之。但此事出於
齊人公孫卿所受黃帝鼎書。其言誕怪。未可據以
爲信也。輿地名勝志。首山者。縣西諸山。迤邐直接
嵩華。而實起於此。故名。有聖泉出山上。按聖泉源
出山東南亂石中。下流時伏現。由崖跌入谷中。勢
急而咽。錚然有聲。巨石橫其衝。因分爲二道。至谷
口。仍滙爲一。其云聖泉。或以七聖迷野故耶。鴻烈
墜形訓。天地之間。土有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

太行太華岐山羊腸孟門紫雲山在縣西南二十
五里輿地名勝志以山頂常出紫雲故名上有廢
塔俗呼半截塔爲襄邾界塔下產青子實邾地順
治間撫檄下縣徵而邾人委於襄於是兩邑交構
汝州道張汧開封道沈荃會勘兩邑紳士數百人
咸集日中議不決蓋邾汝屬張左袒之是時余仲
父諱恩廣爲諸生直前曰碑記邑乘疆理畫然明
公當以天下爲家乃以鄰國爲壑耶張憮然遂罷
會而襄人卒得無累以青子爲吾邑利病所關故
備錄其事焉令武山在縣西南五里舊志楚令武
將軍景差戰歿於此因以名山其墓猶存令武其
謚也按綱目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
城舊志云差誤明邑人王錦有詩魚齒山在縣西
南十八里後漢郡國志襄有魚齒山今名仙翁山
以晉葛元嘗煉丹於此故名輿地名勝志葛元成
道之所有仙觀丹井諸蹟今山腰有葛仙觀觀前
雙井南北列色碧味甘似乳卽元丹井也按水經
湛水注湛水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

餘步。又東南逕蒲城北。又東於九曲北東入汝。今
 湛水自仙翁山西北東流。逕仙翁山下為湛河浦。
 其地四方廣數十步。又東南歷葉之浦城店。以達
 於舞陽之九曲入汝。考今水不殊昔流。驗經文適
 符。今土。今仙翁山。其即漢之魚齒山。與。又左傳還
 涉於魚齒之下注。以魚齒山下有渥水。故云涉。今
 渥水北去茲山尚二十里。湛水在山下。傳所云涉。
 蓋湛水也。原注誤。宋晉陵鄒浩仙翁山下遇王由
 正。用驛壁二詩之韻見意詩二首。物外風期迹已
 陳。須知日月去

來頻。我今欲換神仙骨。遠向山前逢異人。煙雨冥
 冥不肯晴。無因飛步數峯青。竭來山下傾談塵。人
 似江邊。又仙翁山別由正詩。許汝相望無百里。政
 語醉醒。又仙翁山別由正詩。聲文譽益驚人。豈知
 今日俱長路。重慰平生仰後塵。雲淡京山黃鶴舉。
 風圓滅水白鷗馴。歸來有約天從否。準擬冥行細
 問。又過仙翁山詩。羣山環拱一山青。曾駐仙翁竟
 津。又過仙翁山詩。得名。前日受職非我事。旄頭不
 耀正。又元胡汝為遊葛仙壇詩。白雲紅霧鎖仙扉。
 休兵。又元胡汝為遊葛仙壇詩。古木蟠空鶴鶴飛。
 丹井草湮翁子去。紅床香繡道人歸。樓臺視昔代
 興廢。城郭如今人是非。獨往獨回成感慨。西風吹
 桂冷。又有明邨王叅政尚綱葉牛太常鳳暨邑王
 侵衣。又有明邨王叅政尚綱葉牛太常鳳暨邑王
 憲副鑾同遊是山賦詩。詩鐫觀碑。高陽山在縣南
 十五里。山隈有白雲寺。寺旁多泉。足滋灌溉。自襄

嶺在縣西南十五里。傍高中下。狀如駝背。故名。伯

達岡在縣北三十里。下有八塚。土人傳為周八士

墓。百寧岡在縣東南四十里。岡巔有東嶽廟。驀嶺

岡在縣東三十六里。汝水在縣南。水經注。汝水出

魯陽縣之大孟山黃栢谷。東南逕郟縣故城南。又

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其城南對汜城。左注云。汜

南。括地志云。在襄城縣一里。徵之水經益信。周襄王出鄭居汜。卽是此

城也。襄王所居。古汜城。非襄城。故城。楚靈王築。注誤。晉襄城郡治。今縣

也。非故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以周襄會

居汜得名。非居此。今置關於其下。公安袁中道南

故城也。璠亦誤。歸日記。首山接紫雲山。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楚之險在此。按今

地。縣南十里。舖是道。左舊有墩臺。康熙間夷之矣。

今水自郟縣東來。逕縣魯渡北。又東流。歷縣南郭。

又東流。逕慈溝南。又東南流。逕河堰南。又東流入

舞陽界。每秋水泛漲。臨水田廬悉被湮沒。當宋梅

聖俞令襄時。汝水暴至。溢岸。城中壞廬舍千餘。居

人結庵木末。聖俞作詩自咎。明崇禎五年六月。汝

水突長。平地深二丈餘。水自東西北三門入城。城

中央。乃最高處。東西間水僅四十步。國朝乾隆

二年。汝暴漲。賈船沉沒者數百艘。尸漂盈野。頃刻耳。數千生靈都盡矣。酷慘前此所未聞。余目覩心傷。為作數日惡。此患何時可已也。**潁水**在縣北四十里。水經注。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綱目質實。潁水出登封潁谷。至襄城縣為渚河。按今水。逕縣北四十里。潁橋鎮者名潁。東南流二十里。逕化行鎮者名渚。蓋隨地異稱也。**湛水**在縣南三十里。湛。左傳註音沉。水經注。湛水出犇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方五十餘步。

按魚齒山。今名仙翁山。故漢志云。襄有魚齒山。又湛浦。今名湛河。浦在仙翁山下。湛水東流。歷此。

東南逕蒲城北。今名蒲城店。葉地北去襄之湛河。浦僅三里許。湛水走其北。故京相

璠謂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也。**泚水**。泚音雉。左注。泚水出魯

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按泚水即水經渑水。俗名沙河。今由襄城東三十五里老龍窩北入汝。**汜**

水在縣北七里。源出邑王洛子西北岡下。至城東武家灣入汝。此支水耳。不見於經。舊志以縣曰汜

南取此誤。襄有汜城而無汜水道。元注水經辨之詳矣。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

目並疑征南賦之謬。賦云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汜音似。水在成臯。至汜南之誤。辨在南汜下。澮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逕草寺化行鎮。東北流入渚。卽省志所云澮渚。經於東北者也。風河在縣北十里。輿地名勝志。卽伯達河也。房村河在縣西北三十里。南逕河。以至高橋入汝。庾河在縣北三十里。土人多引以溉稻。瑪瑙河。輿地名勝志。在縣東北。流逕朱湖潭。入乾勒河。按朱湖潭卽瑪瑙河發源。乾勒又瑪瑙上流。志皆誤。乾勒河一名土

盧河。在不羹城下。東流入朱湖潭。澮河在縣北四十里。閻寨東。逕靈樹。東南流入乾勒河。姜店河。泉出高陽山。逕馬防營。入湛河。渠之可灌溉也。河堰。許志云。在襄城東南四十里。汝河南。疊石爲岸。長四五里。甚陡峻。中作階級。浣汲者循之而下。或云其下有楚平王塚。按今堰爲舊城基。蓋臨水築城。故爲堰以節水者。平王墓荊州。此地定無墓。堰西五里爲襄河堰鎮。其得名以此。河今訛爲霍。堰今屬舞陽。六王川。縣西南十里。許曰龜山。逕山

西渡小溪而南曰裏川。四面皆山中爲平衍地。橫亘十餘里。其外川在龜山之東南。纍纍六塚。遞峙焉。相傳楚六公子墓也。因名六王川。**芙蓉澗**在令武山西南。邑張憲副寧致政歸。隱居其中。凡二十年。性愛芙蓉。徧植之。後人因以名其澗云。澗傍有洞。東向。深邃。曲曲不可入。持炬進。重室耳舍。依然。想古避兵地也。憲副以石鑿其門。題曰歸雲洞。有耿廷栢詩。**蓮花澗**在令武山之陽。狀如蓮花。故名。邑姚叅議汝臯所修築也。有辛自修詩。**赤澗**在縣

北二十里。邑鎮江守傅廷獻歸隱地。**櫻桃澗**卽袁家溝。在首山東南麓。岳陽令袁汝楫別墅。汝楫山東歲貢。萬歷二十年任邑教官。愛首山名勝。遂築室家焉。環植櫻桃數百株。邑令談性教有過袁家溝。贈袁生詩。移家因水竹。借姓與山溪。卽汝楫子也。**夢陵陂**來家陂。大鴻口陂。三陂在縣東南四十餘里。約地千頃餘。皆下田也。明知縣談性教築渠。民利之。至今傳爲談公南渠。談公北渠云。其南渠。縣教諭劉論記。節曰。襄城幅員。東南最廣。其蕪田。通賦亦東南最多。栢寧驀嶺。

以東地窪勢下。受諸岡之水而下無所洩。沮洳蒿萊。蕭然盈望。間有開墾播種者。一遇霖霖。成稼悉沒。陽侯民之棄瓏畝而逃者。墟相望也。我侯惻然以問父老。僉云。惟無渠故。侯曰。渠之於是。遴勤慎幹練者。分董其事。曰。爾方汝文。汝舊捐金鑿河。業有成畫。爾其代余以勸厥工。其財費一取於官。不以累汝。曰。爾劉尚禮。汝巡東路。凡茲民情。力爾知之。悉其徵夫。鑿地授米。汝其公核。無漏無苛。余且陰以察汝。曰。爾李士論。崔竹張貞教等。四十五人。人予爾以夫二十名。為我鑿渠二百五十丈。爾其視爾分地。各督爾夫。以既厥事。曰。蓮幕馮君。爾為予左右。凡茲河工。爾兼總其成。以勸課其勤。窳勞逸而賞罰之。予將上爾庸於當道。以獎擢爾。汝文等受命。惟謹。面形勢之迂紆。酌道里之遠邇。計徒備之。多寡量時。日之近久。勾役於濱渠之民。計工於殷積之家。以牛課工。每牛二則工一日。每工一則給以官糈。升之半。工不濫逮。民不費貲。一循侯所指示。同時併舉。而侯時時躬自勞之。却蓋曝

背。竟日不倦。乃自兩崗之東。析為二渠。其北渠。緣有馬濫柳溝。二渠久闕。漫不可治。想勢疏之。又鑿二小渠。以納支流。俾併歸而東。入於臨穎之渚水。計從長萬一。千三百四十丈。衡闊丈之三。尺。深較衡減三之一。又創制三橋。修其圯者。九。以濟行旅。茲南渠。在方家庄。至郟城。王家庄。入渚。凡十九里。又於來家庄。後新開二渠。渠各六里。導集水以達於總渠。而河梁之繕。仍舊者五。緝敝者四。創立者三。視北渠。工僅半焉。總計費金。皆由侯捐俸設處。毫不累於民。自二月二十一日。起工。至四月初三日。事竣。凡有事於渠者。咸以次旌賞。而飢民之賑。牛種之給。視他處。為獨先。東南之民。式歌且舞。是渠淤塞。百餘年矣。茲雖名為疏。而功實倍於剏。且人無曠工。工無吝糈。濬渠六七十里。計費不及三百。計夫不足千名。卒能馨鼓不騰。三旬竟績。向非侯愛民之心。素孚民固。難於慮始者。又安望除大害。以開大利於一旦哉。侯諱性。教。字生伯。山東萊蕪人。進士。邑尉。馮大邦。浙江浦江人。法應并書。

聶家波在首山南。岳家波在草寺西北。二波故有

渠。歲修則工省。役出水患地則勞均。責濬渠於田

隣。渠者則民怨。是在有司之區畫耳。蝗蚡潭在縣

西二里。汝水暴至。為東北患甚巨。明天順時。創築

有堤。我朝康熙間。黔陽劉子章來知縣事。繼之。

今皆平夷。雍正十一年。邑侯揚州方鴻重造。且為

之記。曰。襄之水。潁與汝為最大。潁自紅村寺入境。

灣。傳家灣。朱家灣。水湧溢。則東北受之。汝自魯渡

寨入境。東折入舞陽界。而堤岸之易決者。有石家

潭。白家潭。橫梁渡。茨溝。水瀑溢。則東南夾岸均受

之。惟城西蝗蚡潭。踞汝上流。水漲。則由西門直灌

入城。又北灌七里河。迤里而東而南。其害尤鉅。康

熙中。邑令黔陽劉公。築土堤數里。以障水。民困乃

蘇。歷今四十年。堤漸廢。水無所禦。每夏秋雨淫。山

水瀑漲。則塞土城。闔以保倉儲。而城外田廬弗暇

顧矣。庚戌春。余承乏茲土。訪利病於耆老。皆以河

堤為憂。乃鳩士民集議。輿情踴躍。擘地分土。旬月

之間。兩大河之堤岸。決者塞。缺者補。薄者培。卑者

增。方家窰。瀕河舊無堤。亦創築數里。次第咸有成

緒。獨蝗蚡潭。勢渙而工大。乃合七里內居民併力

經營。雖市廛客戶亦莫不歡呼趨事。閱月而堤成。盡復劉公之舊。而高堅長闊倍之。又慮迤西之水無所洩。疊石為涵洞。以時啟閉。經始於王子春二月。迄工於三月。是歲雨暘時若。水不為災。新築之士。日就堅實。嗣今以往。其可長慶安瀾乎。雖然。有其繼之。莫克終之。則今日之興復者。安知其不旋卽頽廢也。保固之功。是所望於來者。是役也。首事監生張廷楷。監修義民姚輔。而朝夕程督者。趙尉正溥。例得備書。其輸力助錢者。衆咸列於碑陰。雍

正十一年記。白家潭在慈溝西。朱湖潭在縣東三十里。

省志謂瑪瑙泉出此。土盧河之下流也。濬河入渚。

則此土為沃壤矣。古汜城周襄王適鄭所居之地。

在今南郭外迤東。西北去襄城故城一里許。杜注

云在襄城縣南。括地志云在襄城縣一里。汝水走

其下。左傳涉於汜而歸。注涉汝水於汜城下也。正

義曰汜是地。非水名。於汜地涉水耳。而稱南汜者。

左傳王出適鄭處於汜。注鄭南汜也。今俗謂汜南。

誤。左傳秦軍汜南。杜注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

南。指汜水耳。音似三畫。豈可與音凡二畫之南汜

混稱。周襄王故城。晉書地道記。楚靈王築。漢志襄

有襄城。謂此也。城邑考。襄城古城。在今縣西墉外。

遺蹟連亘。達於城隅。其南又有一城。名小古城。規

制甚狹而堅。今治內西北隅有土阜。俗名古城。父

老相傳故城之南城也。其北城在治外西北。徐家

庄堤子一帶。與考所云適符。南去古汜城里許。括

地志云。故汜城在襄城縣一里者。信不爽矣。宋宛

陵梅堯臣詩。夏日晚霽。與崔子登周襄王故城。雨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獨攜幽客步。

開闢老農耕。寶氣無人發。陰蟲入夜鳴。余非避喧者。坐愛遠風清。夏日陪提刑彭學士登周襄王故城。聊隨漢使者。一上周王城。片雨北郊晦。殘陽西嶺明。野禽呼自別。香草問無名。誰復黍離詠。但與箕穎情。新霽登周王城。行行古城頭。歷覽古城下。水鳥傍人煙。河流隔桑柘。秋山豁晴翠。野老親時稼。民訟今已稀。閑登厭官舍。

汾邱城

漢志襄有汾邱。左傳襄公

十八年楚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邱。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按水經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崇邱城南。故汾邱城也。大抵在今縣東北。不離潁之左右者。近是。上棘城。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

上棘。遂涉潁。魚陵。杜解即魚齒山。在南陽犍縣北。按今寶豐犍縣故城北五里有魚山。或云即魚齒山。魚山路不達潁。襄之魚齒山。乃涉潁孔道也。魚陵當在襄城。即今仙翁山也。詳見魚齒山下。上棘城。按水經潁水又逕山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左傳楚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今潁水北里許有故城。俗呼楚莊王城。或即左原注所云右師於水邊。權築小城以備進退之上棘。與黃帝見童子問道處。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途。因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黃帝再拜退。按襄城以周襄所處得名。黃帝時。安有此稱。或莊生以今地寓言古事。與姑存之。不羹城。羹音郎。史記楚靈王大城陳蔡。不羹。漢志襄有西不羹。括地志。不羹故城在襄城縣東三十里。今縣東二十五里有故城名堯城者。卽古之西不羹也。明萬歷間。門垣猶存。今無其基矣。羹亭。東觀漢記。馬防爲潁陽侯。特以襄城羹亭。

一千二百戶。增防。按水經。涅注。涅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今縣南二十里。涅北汝南俗名馬防營者。想卽馬防受增地。西不羹亭。應居營間。而汝水注又云。逕不羹城南。馬防羹亭卽此。是又在汝北矣。據地形。當從涅注。城父。括地志。許州葉縣東四十五里。城父故城。卽杜預所云襄城城父。縣水經注。龍山水北流。際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預曰。卽襄城之城父也。又東北入汝。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

據志。城父在縣東。據注。又在縣西。道元承令尋山川源流。目覩地形。當不舛。然其故址。今不可考矣。養陰里。漢志。襄有養陰里。水經注。養水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城阜亭。後漢郡國志。襄城注。左傳。定四年。盟臯鼫。杜預曰。縣東南有城臯亭。水經注。潁水又東逕澤城北。卽古城臯亭矣。春秋盟臯鼫。臯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沂城。左傳。楚令尹薦艾獵城沂。注。沂。楚邑。按是時襄城屬楚。今縣東南四十里。霍堰鎮左。有城

土築。匝以深池。名沂城者。想卽古之沂城。與班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舊傳漢班超率師次於此。論城輿地名勝志。在縣東北。魏武帝行宮。中有論事臺。又有龍城。魏明帝時。龍見摩陂井。帝幸觀焉。仍改摩陂爲龍池。今縣東三十五里有地名論城臺。臺與城舊基猶存。臺左有皇帝廟。祀魏文帝。明天啟三年。蒲坂王侯。改祀關壯穆。龍淵。水經汝水注。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東觀漢記曰。光武擊王莽。二公還到汝水上。於涯以手飲水。澡頰塵垢。謂

傅俊曰今日疲倦諸君寧憊也。卽是水也。水右則
湓水左入焉。左則百尺溝出矣。溝水夾岸層崇亦
謂之爲百尺隄也。自定陵城北通潁水於襄城縣
潁盛則南播。汝佚則北注。溝之東有澄潭。號曰龍
淵。在汝北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
深。嘗不耗竭。佳饒魚筍。湖溢則東注。澗水矣。今藿
堰鎮西五里。汝水南受湓水。北爲老龍窩。方廣六
十畝。中凹。旁隆起若阜。以今湓汝水容及地狀。証
之。酈注老龍窩。蓋古之龍淵也。潁谷在縣北四十

里潁水南。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卽其地也。潁亭按

此亭在禹州西。唐陽翟令陳寬建。而金玉仲澤登

潁亭寄遺山詩。有襄城野七聖迷句。又若在襄者

或兩地皆有此蹟。抑以遺山久寓襄。過訪後登亭

見寄耶。詩載後。王渥九日登潁亭寄元遺山。茫茫襄城

野。歲晏多風埃。野田半已荒。草蟲鳴更哀。西風吹
白雲。大塊安在哉。七聖之所迷。而我胡爲來。我本
林野人。初無經世材。詩白草原通鑑在襄城城南

成西北望。九山鬱崔嵬。裴度方過淮。西人以驍騎七百相邀。鎮將楚邱曹

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北極觀樂城遺言。在襄城之

北蘇籍曰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今城北無所謂北極觀者。北郭外沒梁殿。或其遺趾與。著作林宋范忠宣公以著作郎知襄城縣勸民植桑久之成林。因號爲著作林。康熙乙亥知縣事劉子章以余先大夫文林君言樹碑三賢祠之左。題曰著作桑林。四里營八里營俱在襄城縣西。周襄王屯兵處。河南通志云然。按襄王以叔帶之難奔鄭。後告急於晉。晉文乃納王。王初未嘗用兵也。魏武居許。百里之內悉儲粟。以故兵屢出。

無匱乏。襄去許僅九十里。故老傳爲魏武屯糧地。得之。雕崖觀。金劉文饒修德觀記云。襄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雕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又曰。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塊山。大塊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俗言唐季移雕崖觀於大塊者。其言無據。鄭古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於此。却金亭在首山。邑張都憲淮巡按陝西。直富人誣其人德甚。餽千金弗納。及都憲歸里。乃築亭首山麓。顏曰却金。泣。

拜去。後邑人某易爲凌虛坊。至今故老猶指以相語曰。此固張公却金亭也。**憇望亭**在首山凌霄一覽亭在首山峯頂。以院有凌霄花名。**念公洞**首山高處上寺。念公棲真之地。中有念公洞。念公後唐省念禪師也。萊狄氏子。受業南禪寺。嘗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晚於風穴充知客。受詔禪師印可。闡法首山。爲第一世祖。宋淳化三年十二月朔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度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着今朝日。至期果逝。**文**

峯塔在首山絕頂。嘉靖己酉。湯篤齋廉憲行部履襄。駐節乾明寺。周覽四顧。遙指山巔曰。宜建一塔。高隴爲硯。汝水爲池。文風聿興矣。時主簿樊叙署縣事。卽鳩工造焉。倩地官卿馬正庵書文筆峯三字。鐫石禪門。復於汝岸修兩樂亭。學宮築墨香亭。再創高明廣大萬象森嚴兩屏風於寺衢。欲萃風氣也。其屬望士林意良殷。叙有記。**西園**在縣治西南隅。余伯父孝友公諱宗洙。純孝公諱恩廣。先大夫文林君諱宗泗。讀書處也。一時從遊之士數十。

人其文會為一邑冠。後以科目顯者多出其中。園

規制詳邑令余二聞記。記曰

西園者汜南劉子孝翁友翁恭叔伯仲之

予初遊西園。正簿書鞅掌際。如乍入桃源深處。樂

且忘歸。歸而視已所居。衙仗列排。求如西園青松

翠竹。野花寒草。不可得也。吏牘盈案。求如西園綺

窻。玉几錦軸牙籤。不可得也。廊廡對峙。求如西園

曲徑幽房。參差臺榭。不可得也。已而毀其偶者。通

之以回廊。隔之以籬落。繞砌植花。倚牆種竹。花竹

之間。綴以亭臺。公餘輒吟咏其間。栩栩然自謂過

之。異日再至西園。時桃花才謝。嫩籜新抽。薜蘿掛

壁。蒼苔濕徑。主人適他出。聞其無人。但聞雜鳥語

聲。都不似人間。回視衙署。幾經拮据。以構者終不

如也。乃不禁喟然嘆曰。吾安得即解印綬。為劉子

灌園人乎。未幾益厭塵勞。以老病乞骸骨。得遂初

服。即日策蹇徑趨西園。則劉子伯仲迓於柴門外。

日懸榻以待久矣。今而後非某之西園。乃公之西

園也。予下蹇。即解衣揮鋤刈木之繁者。別於閑曠

處。闢小籬門。以避車馬喧。自此閉關却掃。雖主人

來亦不得時見。而西園果屬予矣。園以西名。以其

地僻在城西之闔。塵囂所不到。劉氏昆仲讀書別

墅也。書室三楹。在竹木幽邃處。題曰具茨山房。邑

西南斗梁山。土人亦名具茨。聳峙天半。其青翠可

遙望而挹也。故以名齋。予下榻山房左。箇布琴書

几。杖於右。箇南窻下。吟咏之暇。間延二三知己。圍

碁飲酒。以相娛樂。房之左有斗室。題曰顯月居。因

北人讀書。似顯處看月也。窻外老槐一株。陰濃蔽

日。雜置虬蟠枯樹。郭公老磚。可依以坐卧。予嘗携

琴就其上。一彈再鼓。至宮商入妙處。如聞珊珊環

珮聲。自槐陰墜。豈具茨山人駕鶴來耶。居南廡為

厨肆。米鹽凌雜。置其中。旁設茶竈。時烹汝水。煮手

製棗牙茶。餉客。味不減惠泉。茶烟繚繞。出竹木間。

山房左。出為竹林。一望鸞翔鳳舞。深暗不可測。山

房右。出為棗林。林之盛與竹埒。花放時。香風清幽。

絕類珠蘭。棗下舊有臺而隘。予築而廣之。引水環繞東出。作錚碎玉聲。可以流觴。墻外弱柳千條。掩映城坡。儼然山麓。棗林東開。小柴扉。沿溪流。穿竹徑。躡石磴。至讀書舫。又一大觀矣。舫新構。以其高敞。浮溪似舫。故名。兩岸皆桃柳。間以榴花。榴花盛開時。同友人登舫。酌菖蒲酒。唱采蓮歌。笙簫迭奏。黃頭懽呼。如聞欸乃。恍惚身醉秦淮。桃葉間。舫之北。高出林杪。百尺巋然者。柱笏樓也。每晨起登樓。則見爽氣浮空。南望首山。北眺嵩高。東俯烟火千家。隱隱雲樹中。西矚則紫雲令武具茨諸山。綿亘數百里。千岩萬壑。競秀爭奇。樓之後為行窩。劉子特為予築。以康節先生况予也。窩無戶。三面環以窻。穴樓北入。窻外種紫薇朱明花。艷風清。蟬聲時聞。簾櫳外。俗物罕至。如坐木天深處。又不免令人作清華想。自窩出。步桐陰而南。則為天然臺。主人新闢。臨深為高。不假修築。蜀葵花四面叢出。璀璨如錦。皆野產。固與臺同。其天然也。余棲遲斯園。越三載矣。老病日甚。鄉思轉劇。拱手謝主人。曰。敢以

西園還。子今而後。非予之。西園也。仍為劉子伯仲之。西園也。遂次其樓觀。林木臺池之勝。俾鐫之壁。異日者。劉子伯仲覽斯記。不啻如對予。啜茗唱酬。時而予亦書一通。藏之篋。又將携西園而南下矣。

康熙甲寅記。邑人方坦詩十首載二。茅舍傍山城。青峯

去。佳處不能評。染翰龍蛇走。談經鳥雀聽。好花將斗。酒懷抱向君。傾閒坐叢花畔。臨風一放歌。將詩常換酒。愛客每書鵞。玉蘊山含媚。珠黃甲雲詩十

首載二。一室中方丈。雙扉正向籬。不寧容膝裕。且先達輩。半不厭。茱萸皎皎西偏屋。南空映北窻。閉門侵曉色。畫舫似秋江。之子如三鳳。所居重一邦。

羣芳知意緒。余從兄青霞詩十首載二。綴舊蓬為華萼。亦雙雙。作窻雲開。羅楚岫。楓冷似吳江。高卧鋪蘄篔。良辰倒玉缸。芙蓉秋色裏。並蒂自雙雙。池邊常注水。屋

裏亦看山野菜盈畦綠。低雲入牖閒。硯凹晴。余從亦潤陶器。古生班。密竹最深處。柴門竟日關。兄青藜詩十首載二。地以檀橋重。銘傳陋室工。何緣隨杖屨。回首憶兒童。家自青。瓊。舊。叔。今。白。髮。翁。艱。難。吾。道。在。不。必。嘆。途。窮。羣從才皆妙。吾生名盡浮。狂哉攻下策。勉矣步前修。夜雨牀相對。晴窗書可讐。角弓還欲賦。珍重好無尤。

古汜城志卷一終

古汜城志卷二

華嶽山人兄 青蓮裁定

江村山人 劉青芝撰次

地里志二

義林在縣西郭外。明崇禎末。總制汪喬年殉節於襄。其監紀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同死。兆祿。鹽山舉人。可從。蓋屋人。康熙庚戌。可從子徵君顯。來襄。招父魂。具言其父受知喬年。由兆祿薦。余伯父諱宗沐。哀頤孝思。又以孫李同時死義。遂於西郊

捐地一區率邑人礮石鑄兩公姓字瘞而起塚知縣事張允中以雙忠題其墓表於道曰義林允中復刻可從位碑從祀汪忠烈廟庭命工史張董其役夜半有聲烏烏然來眾惶懼骨慄張強出門大言曰爾為忠臣爾子為孝子今從祀汪督血食千載復何鳴耶俄而聲止允中作紀異記之富平李

因篤義林述曰壯士蓋屋李君信吾從督師汪公

城城陷賊礮汪公壯士死之後其子隱君二曲先生顯親至死所招魂而葬焉於是城守游擊將軍王君天錫知縣事張君允中暨邑之士大夫劉君宗洙等樹碑塚旁立祠祀之而名之曰義林友人

有遊襄者歸語其事俾為文以述之李因篤曰予嘗聞蓋屋有齒塚蓋壯士君既應募東征將行挾一齒與隱君之母彭及隱君成母窀穸奉齒合葬而曰齒塚者婦人之義從夫者也然則隱君宜賦大招置旆車前歸而告諸齒塚可矣而纍纍新邱則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當壯士之行留一齒訣其家人毅然誓不返矣已而死襄使其體魄冠劍猶存猶當就而封樹之况其在天之靈昭然可知者乎是故生不顧返死而遷焉懦也出門從帥殺身以之歸其神而舍之貳也身不能為國家保有襄則死之日當為襄人禦災而捍患而使鬼確戀故鄉悖也懦與貳悖非孝子所以事其親也隱君思之矣雖然非隱君之所得為也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壯士非能保有襄也曰保有襄則襄人之祀功也今襄人之祀義也以旌壯士君之烈而成隱君之孝則義在襄以表督師之能得士而教懦夫使有立志斯真天下之義林矣蓋襄於是多君子也詩曰糾糾武夫

公侯好仇壯士有焉傳曰死葬之以禮隱君有焉
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襄之將若令若士
大焉東武顧炎武讀紀異詩躑躅荒郊酌一樽白
楊青火近黃昏終天

不返收嶠骨異代仍招復楚魂少室愁雲隨獨鴈
頽橋哀水助啼猿五千貂錦皆忠義孰似南山孝
子周八士塚舊傳在伯達岡楚六王墓塚記在縣

西南十里頽考叔墓在縣頽橋鎮西高十丈餘濶

倍之墓前即考叔祠祠西有深谷或曰即頽谷或

曰大隧也有宋晉陵鄒浩純孝墓詩禽犢何知尚
母懷黃泉相

見豈宜哉向非雅意一杯去安得迷心中路廻自
古功名隨日月於今廟貌倚崔嵬可憐肉食趨朝
者冀壤紛黃鞏謁墓詩封人千載後抔土覆孤墳
天。下。誰。無。母。如。公。亦。愛。君。

黃泉歌大隧白谷翳寒雲
曠世予心感西風日又曛令武將軍墓在令武山

之麓漢李膺墓塚記在縣北十里按唐書宰相世

系表李氏本趙郡人自秉為頽川太守因徙襄遞

傳八世始生膺膺子瑾復歸趙其見於表者二十

有二人固顯盛綿長巨室今墓止三邱其左右里

許有巨塚累累羅列或其先世墓地然無從稽矣

再考今墓南四百餘步高壠巍然土人呼為蝎子

塚或以當日威風故號耶元禮墓又疑此為是有

唐李華詩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
而當昏亂時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陵

况不禁樵牧。菲莎無子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今何
 之。一忤中常侍。銜冤誰見知。常觀黨錮傳。撫卷不
 勝。宋梅堯臣辭。陰蜺橫天長。劍欲抉匣。穎未露兮。
 悲。氣未銷兮。高焰已滅。雖忠毅之有志兮。當衰運
 之閉結。嗟身禍之不免兮。甘就死於縲紲。何賢者
 之景慕兮。或自表而謝絕。惟荀公之獲御兮。見顏
 間之氣悅。奚服媚之若茲兮。蓋操乘乎峻節。風裁
 獨高。而罕接兮。號龍門而無凡。轍允簡。亢不容於
 時。兮。玉雖碎。而猶潔。痛漢網之頽圯兮。又何毀乎。
 賢哲。歷千古而可悲兮。故余不得而面結。叨此邦
 而長民兮。過舊隴而增咽。嗟異代之有遇兮。若登
 立乎閭闔。對風樹之蕭蕭兮。想魂氣之明邵寶詩
 未竭。聊感慨於斯兮。寫憂心之悒悒。
 北雞鳴後。漢將頽。世有英雄力可支。陳竇首徵。悲
 種禍。陽梁遠。隱嘆先知。人無與黨生。猶耻士得齊
 名死。尚奇千古碑前數。陳鳳詩。炎精黯無光。吹噓
 行淚。龍逢有道不逢時。賴君子三君世所

宗。吾愛司隸氏。大履業。將傾一木支。未已。昊天不
 祚。漢人亡國。隨地偶茲行役餘。幸覩豐碑峙。荆榛
 莽。交道荒邱竟誰是。龍門徒想像。仙舟渺云逝。石
 麟既埋歿。原隰自虧蔽。我懷若而人。九原嗟莫起。
 驅車行灑泣。國朝王士禎詩。頽水東流逝不回。
 落日照寒水。西園官爵歸常侍。北寺髡笄記黨魁。一
 友誼。千秋蕃武死生哀。歲寒謾謾松聲裏。猶似龍
 門御。桓榮墓在首山南。亢人少學長安。精力不倦。
 李來。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餘為博士。車駕幸太學。
 會諸博士論難。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
 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旋為太子少傅。
 及拜太常。榮年踰八十矣。顯宗尊以師禮。常幸大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自執經。
 每言輒曰。太師在是。三雍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
 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乃封榮為關內侯。病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

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及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吾襄首山榮

墓在焉。綱目注辨之明矣。舊志無之。康熙丁丑先

子贈翰林公訪於山之陽。得其墓地。言於知縣事

劉子章。子章表其墓。有神道碑記。畧曰。綱目注馮

統志云。首山在襄城縣五里。集覽以首山即首陽

雷首為榮所葬處。夫首陽在平陽之蒲州。而榮乃

沛郡龍亢人。豈有賜葬如此之遠之理。襄城首山

去龍亢不遠。榮之賜葬當在此。余嘗持諸說以詢

邑人。邑先輩劉君恭叔告余曰。去邑南五里。即首

山也。桓公之墓在山之西南麓。所謂山之陽也。今

其地兩塚。迤東北者。巡撫貴州高公崧塚也。迤西

南者。即為桓公塚。智舒之說蓋為得之。恭叔為邑

之世家。祖孫父子兄弟皆孝友篤醇。不與外事。日

惟窮探經史。於古蹟始末無不備極周詳。其言固

信而有徵。况綱目所載。尤其可確據者。余

因以得桓公塚墓之所在。而表其神道焉。宋張錫

墓子仲倩。祔錫字貺之。漢陽人。歐陽修誌其墓云。

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

奪。其能有不可及。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晚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累官翰林侍讀學士。皇祐元年卒於京師。年六十有八。五年閏七月十七日。葬汝州之襄城。章孝鄉保。司馬光誌豐原。子五人。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仲倩墓第云。侍讀子字仲倩。不及其名。無從知為侍讀第幾子。侍讀卒後。兄弟寓居汝潁。此仲倩所

以既殯楚州元祐五年復與侍讀偕葬襄城也今

莫詳其處司馬誌畧云仲倩以蔭補太廟齋郎及

有五通祠人嚴事之歲旱吏民請禱君不得已往

且卜之巫曰無雨比歸雨大至君笑曰果然非妖

鬼事也而敢屢為變怪以驚愚民即步吏卒焚祠

摔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卒年二十八自侍讀

公沒兄弟寓居汝穎間食口眾無田宅以自給咸

泣日緡雲在吾屬豈憂此乎言其知力足賴而不

遺其孫壽明墓在縣東夢陵保宋鄒浩志其墓今

親也

地莫詳范鎮墓在縣西北四十里宋蘇軾志其墓

畧曰鎮字景仁蜀人薛奎守蜀公時年十八與語

所得日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時故相宋庠與

弟祈名重一時見公稱之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

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累官端明殿學士元祐

二年十一月薨壽八十一諡忠文公晚家於許許

人愛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

已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

稱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

守禮不圓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

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宗師之謂

之景仁而不敢名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

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元學木魯狎弔范鎮墳詩宋蜀郡

軾以是愧公范鎮字景仁諡忠文其一世盛德偉業光著史籍

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鄉推賢里載東坡集

庶有以處之。忠文峩眉英。始也蹟甚微。堂堂薛簡肅。旗隼西南飛。其人古廉守。肯持蒟醬歸。所得一偉人。天下大布衣。引以賓王家。光映春官闈。昭陵宋仁主。前星久不輝。犯諱言所難。雷電每霽威。雄哉鍊石手。妙補天。巍巍丞相江。南來雲掩扶桑暉。舊德陳苦辭。往往詭譎。諸賢抗章疏。弱卒攻堅圍。公力幹禹鼎。正氣碎黃扉。荆舒憤至骨。斥語筆自揮。贈之以蕙蘭。何往無芳菲。時公與司馬。聲諧玉琴徽。解冠掛神武。甘老西山薇。九寓日瞽瞍。赤子將疇依。兩公幸無恙。起拯或庶幾。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屬司馬。欲遜天為鞵。帝命起公卧。門久居停駢。君實主吾事。此外何所希。清風溢寰海。不啻嚴陵磯。公既晚家許。道德人所腓。襄城下封竈。汝潁皆京圻。我來訪遺壠。名姓在依稀。來仍散兵燼。雨雪無留霏。公名在天下。豈逐薤露晞。誰能禁耕牧。盛事乘新機。吾力不能振。感嘆徒戲歛。

國朝知縣劉子章碑記有曰。邑中翰劉君宗

已得其墓於邑西北鳳岡之後。是時即告張令允中。將表識之。會張被召去。遂不果。後十餘年。虞山蔣公伊督學中州。檄下襄城求公墓地。劉君為記上之。而蔣公卒。事遂寢。今者余亦奉詔將去矣。劉君乃以公墓考遺余。余偕其阿咸孝廉青藜往視。所謂鳳岡者。見其在房村里之西北。公墳適當其後焉。考邑乘補遺。亦云蜀公墓地。相傳在房村之壤。蓋當年之推賢里。易而為今之房村里也。余為之築其開垣。禁民耕牧。環植松柏。復於此表其神道。而記其事如此。蓋所以崇顯先賢之邱壠。而遂劉君數十年之心也。其墓去此向西北約五六里許。地高敞。方數十畝。當金季。公子孫尙有居墓左者。其傍纍纍數邱。或其後附葬者耶。康熙丁丑記。

屈安墓在縣南十五里。有元集賢學士盧贄所撰新塋記。安仕至都統制。元古奉寧墓在縣西南十里。張家村。至今翁仲猶

存字敬先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封楚國公世

家寶墓在驀嶺南本姓李初仕元賜姓世性剛果

有謀畧官集賢院大學士守登州明兵下山東歸

附授大理寺少卿累官刑部尚書臨潁產舊志誤

為邑人許廓墓在縣西南十里明宣德年奉勅葬

字文超初以錦衣衛經歷仕至兵部尚書有建安

楊榮神道碑銘沐之許州即古之潁川郡其士風

於世若今之大司馬許公其一焉公諱廓字文超

忠信皆隱德弗仕母王氏公生而岐嶷賦性醇厚

武巳卯河南鄉薦明年試禮部弗遇入太學永樂

丙戌擢錦衣衛經歷未幾超工科給事中復陞鴻

臚寺左右丞皆能舉其職歲壬辰拜工部右侍郎

時職務叢勝公悉心殫慮以佐其長凡可惠工而

利國者皆奏行之事多就緒輿論歸焉甲午太宗

皇帝親率將士往征西域命督運糧餉隨軍往返

六閱月而士馬給足人無暴擾乙未將營建北京

命公提督神木廠事工繁而役重公益持敬慎始

終弗渝已亥以交趾人戶困賦未有定規命公往

理之公至察人心事宜與總戎豐城侯李彬掌交

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等議其可否遂還朝條奏

私錢。凡夫匠雜役及諸采辦與積逋稅糧諸物悉
奏免焉。於是民皆趨走復業。戴公若父母。還朝上
慰勞甚。至辛亥春正月。降勅獎諭。陞公為行在兵
部尚書。復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并加贈厥祖若父
皆尚書。祖妣皆夫人。公荷國厚恩。方夙夜經營以
圖報。而遽以疾聞。皇上賜藥。命醫視療。竟不能起。
時宣德壬子六月十二日也。距生洪武丁巳三月
辛巳。得年五十有六。訃聞。上深悼惜。遣官賜祭。命
有司治墳塋。給舟車歸其喪。公卿大夫皆走哭弔。
致奠祭焉。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四。長曰麟。獸。早卒。
王氏出也。次繼廣。繼文。繼武。側室張氏。陳氏。劉氏
出也。女三。長適盛全。次適蔚善。次適建平。伯高遠
亦皆王氏出也。卜以本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公於
其鄉首山之原。其宗任國子生昌。率其幼子。奉監
察御史羅亨信所狀事。行詣予。請銘。予昔與公有
同官之好。弗可辭。惟公姿顏豐偉。襟度曠逸。具寬
厚之德。有通敏之才。歷事三聖。瀟沐寵恩。詳慎縝
密。不驕不矜。凡授委任。靡不竭盡心力。是以官無

廢事。民庶樂康。蓋卓然有古大臣之風。是宜樹碑
墓道。以垂不朽。予即為次序之。而復系以詩曰。猗
歟許公。中土之英。少克務學。遭世太平。發跡戎幕。
尋陟機要。復陞鴻臚。益臻榮耀。貳卿之任。佐理式
勤。益國利民。譽日以振。督運糧餉。拊循是務。將士
給足。歡聲載路。於彼南交。版賦未清。其陳可否。深
協聖情。仁皇嗣位。益隆眷顧。錫命推恩。光昭宗祖。
聖皇繼統。篤任弗渝。命撫河南。民用昭蘇。迨進司
馬。靈書獎諭。機務孔繁。實深倚注。惟公砥礪。理國
如家。經慮多方。茂著才華。尙未髦期。遽爾遐棄。帝
用嗟悼。賜葬及祭。恩命載臨。哀
榮始終。勒石墓道。垂耀無窮。 父實有泰和楊士
奇誌銘。洪熙元年春正月。詔文武大臣咸授誥命。
之父。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母贈淑人
許故襄城鉅族。代有顯仕。至元日居敬者。始不仕
而隱於耕。卜居汝水之濱。相土建宅。引泉為池。植
柳數百株。而教授其中。鄉人高之。號柳陰先生。五

子皆以誠字之。曰：此人道之本也。五子亦克謹父訓。第五子守誠，誠生公，忠信其字也。儀貌魁偉，資稟淳厚，而剛方自持。世其祖父業，非其人弗與交。非其義一毫不以苟取。郡縣推舉耆老，自守令以下，率從咨政焉。治家教子，皆有方。其子或學或耕，各稱其才而授之。歲壬午四月二十九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塋邑南龜山之左，先塋之次。娶王氏，柔惠端淑，相夫之家政，於內克恭，以勤訓飭其子。若婦，嚴於禮度，以義處事，以恕待其賤者。少者享祿養，二十餘年。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北京。春秋七十有五，可謂酬福於德者歟。其歸塋也，從於夫之墓。四子：長曰剛，次曰英，好學而文。洪武中舉孝廉，授延安府葭州稅課局大使。在官六年，以疾卒。次曰廓，以明經選鄉貢，歷官錦衣衛經歷、工科給事中、鴻臚寺丞。今為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閻敏，端厚，能聲焯著。次曰良，早卒。孫男女七人。至是廓涕泣謂士奇曰：廓不肖，今幸蒙天寵，追贈先考妣，皆至三品，得樹碑墓道，敢請文以侈

上恩，昭先德。士奇與廓同朝久，不得辭，遂按所述事狀為序而銘之。曰：許氏之宗，肇出於姜。大岳之裔，由周啟封。介汴及潁，許昌是居。入於春秋，不一其書。涉漢沿唐，益蕃以敷。簪紱之華，代有譽望。元之中葉，始晦弗揚。秉德執行，表範邑里。暨其子孫，咸襲厥趾。嗟忠信甫，既肅且溫。有媿於中，允矣全人。亦既有子，善慶斯徵。際時顯庸，式光所生。崇階崇秩，冬官之副。煌煌德音，丕顯褒譽。墓道有石，大書以鐫。子孫世教，垂千百年。

李敏墓在縣東三里，勅建。敏字公勉，以進士仕至戶部尚書。文友禎墓在縣東三十

里。范胡友禎，以儒士舉，任許州訓導，仕至禮部郎中。**辛訪墓**在縣西南十里，訪字咨道，以進士仕至

浙江按察司僉事，有廣昌何喬新墓表。成化九年冬十月三

日福建按察司副使襄城辛公以疾卒於家是歲十二月四日其孤耕與其婿高瑁塋公龜山先塋之次塋後五年予遷湖廣布政使道出襄城過其家弔焉耕奉公行狀泣而請曰先君塋已久而墓石無文懼無以昭德垂遠惟先生圖之噫公予之畏友也其奚辭按公諱訪字咨道其先本魏侍中毗之後世家真定之曲陽曾祖友敬避亂徙許之襄城遂占籍焉祖諱達以子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考諱謙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蔚氏贈太孺人公自少端重不妄語笑年七歲父兄授之書不數過輒成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公遇諸途奇之召補邑庠弟子員公篤志問學文詞典贍邑耆宿皆器重之正統丁卯以詩經中河南鄉試第三名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觀政吏部益務進學公退書未嘗釋手時予先公為吏部尚書好誘掖後進一日召諸進士試之命題以光武賜隗囂書唐人送李愿歸盤谷序公所作詞理淵永先公極稱之會都察院奏御史員缺詔吏部

選進士勤慎者補之先公曰勤慎莫如辛進士者遂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糾慝繩違克振憲度康定皇帝念西北邊兵戍守良苦勅公齎金帛往勞之先是使者憚臨邊不親致賜故將校多侵剋賜物者公馳至延綏榆林召集戍卒稱詔慰勞而賜之人人皆霑上恩丁太孺人憂解官居喪足不踐公門服闋赴京同儕多願居輦轂下以便進取公言親老願居南臺以便養親家宰王公賢之改南京四川道益以廉慎自持風裁凜然都御史蕭公深重之獄之疑者多以屬公都憲軒公督南京糧儲持法甚嚴御史鮮當其意者獨賢公且曰吾老矣堪代我者唯子而已天順己卯秋應天府開科取士蕭公命公監試主司欲私其所親眾以主司官翰林不敢言公厲色曰大比與賢顧可徇私耶主司報然然而止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却之或以故事為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處州頑民聚徒千人盜採銀鑛眾議發兵討之公

日兵刃既接。必有死於非命者。乃揭榜諭以禍福。衆皆歡呼而散。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金華舊有麗澤書院。以祀呂成公。歲久寢圯。公命有司新其祠宇。又以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栢金文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承朱文公之正傳。奏請立祠鄉邦。春秋致祭。以風勵學者。桐廬大姓。連姻權貴。怙勢恣橫。部使者莫敢誰何。公獨捕治之。當道交屬。且脅以危言。公竟抵之法。由是忤權貴意。有薦公者。輒沮之。刑部侍郎曾公訪察浙江諸司。以不職黜者甚衆。獨稱公廉能。力薦於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奉勅巡視海道。瀕海大姓私造海鹽。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公捕其渠黨。寘諸法。而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其家訟於御史。誣公激變良民。或勸少緩其獄。公奮曰。吾寧執法而死。不忍賣法而生也。自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未幾。文林郎卒。公聞訃。號慟幾絕。卽罷官。比歸。寮友致賻。皆不受。旣襄事。負土築墳。手種松柏。有助之者。輒辭之。曰。人子所當自盡也。嗚呼。公之治行如

此。然官終四品。年僅四十有八。不獲大用以究其志。此君子所慟悼也。娶王氏。封孺人。繼娶邢氏。男四。耕未灑。溉女五。長適高瑁。次適許浩。王銛。吳溥。田。均公恬淡寡慾。官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芥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厚其資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卧舟中。不起。太守不得見而去。平居癯然。言若不能出諸口。至其據法守正。毅然不顧慮。雖萬夫莫回也。昔夫子謂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嗚呼。剛者不可多見久矣。若公者。非所謂剛者歟。其所以剛者。非以其無慾歟。余嘗與公同官於閩。相知最深。故表訪從兄鈍墓在城東南二里。有無錫邵寶表。予始來吏於許。則聞有可追古人者。旣而過其家。見其二子。已復見其從兄純。駕君。君判河東鹽司。致仕家居數年矣。至

是君卒且葬其子槐水驛丞理偕其姻高舉人環持其舅氏南京戶部郎中王公所為狀來乞表其墓理稽顙泣伏地環言曰運判公與憲副先生幼學時齊名及壯而科第官資乃卒不同然而風流所漸固有在矣公既辱念其弟能忘情於其兄哉寶愧乎其言也乃諾而表之按狀君諱純純篤其字其先真定曲陽人元季有諱友敬者蓋君之曾大父也大父達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父鼎元城教諭配王氏君甫十四歲教諭公沒君扶柩自元城還執禮如老成人見者異之除喪與憲副公習進士業四試鄉闈不一捷尋貢入太學為大司成所重後以例注銓除知完縣在官甚得民僅二年丁內艱去服闋改邢臺號繁劇君上下承接左右周旋有能聲焉間值歲旱君按古法祈禱不二日即大雨時捕得盜百餘人君悉貸之丞簿執言不可君曰邢臺之民衆矣今餓殍若此若盡法則餘必最異圖其患當益甚盜胥感改民賴以安九年考最陞河東鹽運使司判官階儒林郎比至適池水

泛溢同官有鑿渠疏決之議君曰是固一策然如民勞何乃作文告神自是水漸翁衆大稱服無何以疾請老歸年六十一周視田廬凡先所有盡以讓諸弟置別業而居有缺乏者輒周之計其貲亦不甚厚也其友愛如此君生永樂壬寅卒於弘治壬子享年七十有一配李氏側室王氏廉氏子男六人長即理嫡出次好古娶張好賢聘許好直皆王出好問聘崔好信皆廉出女二一王出適李瑄一廉出適李釗皆邑庠生孫男女一葬以卒之明年四月十五日墓在汝水之濱嗚呼世所謂家法豈獨父兄行於子弟哉抑有子弟能行之於父兄者若憲副公之風裁凜凜可畏純篤君亦能其官所至無愧可謂難矣不然如曾布為南豐族弟竟黨於奸為後世所惜視辛氏之兄弟何如哉予於是為之感焉

王壤墓在縣南二里首山之陰字宗璽故為之表

以進士仕至戶部郎中有無錫邵寶詩曾共東岡拜李膺玉

壺千古照清冰。天將假我為題墓。人盡如公可結繩。董老先知真自得。錢郎勇退更誰能。不堪回首襄城野。明鏡空懸古寺燈。

高崧墓在縣南七里首山之陽。字鍾

秀。以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淮墓**在縣

北三十里王洛子西北。字邦鎮。以進士仕至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辛自修墓**在縣西南三里。令武山

東。勅建。字慎軒。以進士仕至工部尙書。父繼先。有

茶陵李東陽墓表。絳州先生松峯辛公。既葬之五年。而先生之孤吏科給事中曰

自修者。余門人也。次狀請於余曰。願為弟子一言。表先君之墓。是先君重而得托於太史。即辛氏死

生幸甚。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矧如先生狀皆可表。表曰。松峯先生諱繼先。字述之。襄城人也。父灑

庠生。能詩。王父訪景泰間進士。拜御史。歷浙江福

建。按察司副使。以廉聞。至今杭人祠事焉。大王父

謙。以訪封御史。謙之父至善。有子泰。為承德郎。戶

部主事。得贈如其官。至善之父友敬。友敬之父仲

良。辛之先真。定曲陽人也。自仲良徙居襄城。載德

流祥。遠有簪笏。七世而至先生。生而溫惠靜塞。即

不為羣兒嬉。年十二。能屬文。補邑弟子員。廩膳數

不第。以貢授廣平訓導。至則引諸生誦說先王。進

之德義。而後文藝。罷束修。時時賑其貧乏者。再為

成安訓導。復訓導吉州。土瘠而貧。俸給不以時。先

生不顧也。以瘠貧故。郤士饋。遷絳州學正。慎取予。教諸生。如其為廣平吉州時。士有贄簪珥見者。先生嘆曰。吾屬師長人。奈何令士脫簪珥見乎。吾耻矣。遂致仕歸。時給事君方為曲陽令。則迎先生。曲陽先生謂給事君曰。理民人者。重暴怒。暴怒之下。必有不得其平者。又曰。事無欲速而易。宜慎而徐察之。給事君用其教。以理已。復歸襄城。卒。年六十。九。嘉靖戊午歲也。先生居父喪。哀毀僅不絕。友季

弟繼芳季待而成立始母李氏之疾革也季才六歲李氏指謂先生曰好視之先生泣而受命其後每追遺訓未嘗不涕泣也平居語其子曰先民有言維士之廉猶女之潔一點污則終身玷矣畏哉汝曹念之反為學官潔廉自持蓋以身教云學衰士不矜道得學官往往自恕以位卑冷不甚自矜惜取諸生金曰脯修是固當爾乃人率亦恕之無甚怪不知此何以謂也夫貧士不責廉將貧女不諱不潔乎而先生者貧官且老顧厲甚蓋所謂矜道者焉年六十有九卒配李氏給事中恒之孫子二長自明舉人季即給事自修孫男六人自明出者應元德元鐘元自修啟元養元復元子孫者應元德元鐘元給事名行著聲諫垣而伯子亦騰翥有待則褒卹殊渥奕奕方來孰謂先生懷德弗耀哉乃為表其阡而系之詩曰彼封堂如賢者之墟彼峩而趨賢者之餘嗟行道之人胡不躊躇

林墓在縣東南二十里字洪霑以進士仕至翰林

院檢討田暉墓在縣西南十里字大廷以舉人仕

至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常寧墓在縣北二十里

字文靖以舉人仕至陝西苑馬司少卿姚繼可墓

在縣東一里字光父以進士仕至工部尙書歸德

沈鯉誌銘有云嘗讀漢史稱石丞相慶不言躬行

少文言事不出口以為大臣長者公質行類之然

至治民禦虜盤錯糾紛若然理解意漢臣當之鴈

行避舍矣豈非所謂才識具備者哉是可以銘銘

曰首山之陽汝水湯湯疇集厥祥有斐其章鴻漸

虬翔在世皇中葉誕生有列由乘驄而藩臬秦關

成孔安。我銘用鐫。後人於考旃。

李恒墓

在縣北二十里赤澗北字

有常。以進士任禮科給事中。

馮露墓

在縣西北三

十里房村南。字仁軒。以進士仕至湖南道兵備副

使。**張寧墓**在縣東二十里慈溝北。字載寓。以進士

仕至夔州道兵備副使。先始祖四老公墓在縣西

四里營。邑令江寧余二聞有碑。

四老公者襄城劉氏之始祖也。四老

卽其名。或曰其號也。或曰非也。以其行四。遂相傳

為四老公云。明初自確山下居於襄城之西四里

營。東岡之陂。因家焉。所謂岡劉氏是也。余聞公九

世孫宗泗曰。先人有言曰。始祖其先確人也。在確

時與郭氏張氏世為姻戚。其所居村落相望。鼎足

而處。明初三氏偕來。卜居汝水之濱。新豐如在確

吾近水而居。使吾後世可以漁。其在張公曰。吾居

近城市。使吾後世可以販。而四老公獨曰。東岡之

陂。可以容吾膝。乘耒橫經。是吾所望於後世也。厥

後張氏郭氏或以漁。或以販。世其業。而公之子孫

孝弟力田。絃誦成風。經明行修之士接踵而起。代

有聞者。公以一人之身。其後子孫蕃衍。至慶歷間

名登版籍者八百餘人。少長不與焉。以此嘆。公世

澤之長。而益信。公遺謀之善也。公配徐氏王氏蔡

公尸事詳明史。漢臣可謂公之文孫。能大公之業。而公之德於。是遠矣。公之廬在東岡之右。廬西南百步。蓋公之墓云。

先祖贊畫公 諱漢臣墓在祖塋後順治

間。吾祖自卜新塋也。子孫祔。蓋屋李徵君顥題曰

四冲先生之墓。其言曰。顥頃過襄。謁四冲先生遺

像。先生遭李自成。劓刵之慘。其歿也。盡工忌之。圖無殘容。顥瞻拜之下。突聞。嘶然。有聲起。視之。鼻端列焉。噫。先生豈以生為國。而體殘死留形。而完膚非志也。而姑以示余小子乎。余謂體殘為國忠也。不完膚以留形。正所謂全歸孝也。先生可謂忠孝完人矣。昔延陵墓碑。只灰十字。十字之外。更無傳文。陳亮之門人子婿。求文於朱文公。文公為題曰。有宋龍川先生之墓。後世則長篇累牘。觀者易厭。吾輩誦法昔賢。當力矯斯陋。竊不自揆。僭擬文公例。大書四冲先生之墓六字。再拜奉寄。幸鐫之塚上。以誌余小子景慕之私。

墓後左子宗洙墓 有睢州田蘭芳表。孝友劉先生

矣。墓上之石尙虛。其猶子青藜。走使三百里來徵。余文刊之。按狀。先生姓劉氏。諱宗洙。長源字也。世為邑人。父諸生。漢臣以力戰保障功。授宰本縣。歿諡文惠。母崔氏。先生生而穎慧。八歲誦尚書上口。前輩馮公禧。試而奇之。每舉以勵其子。十四補學官。弟子及長。剛決多大。畧遇事。敢為不動聲色。皆立辨。以身未際會。故人鮮知之。許昌嘗有以白蓮教聚眾者。尅日為變。守將鄧甲謀往襲之。邀先生與俱。先生不辭。及議兵所從出道。僉謂宜分掩。先生不可。曰。第攻其巢。渠殲餘不勞定矣。已而果然。所得簿。先生索投諸火。鄧詰焉。曰。此輩惑於邪說。妄欲成佛耳。寧知欲倡之反邪。今過殺不辜。不止非仁者用心。且使畏罪。逋結於山谷。或足為他時憂。鄧然之。僅寘首惡於法。餘釋不問。一方遂安。性喜交遊。而好施德於人。邑令余公二聞罷官。先生迎歸別園。禮接儲奉。公不知有苑枯之分。公往日

座。上客。仍以其門為歸。而無不各得所欲。凡五年。如一日。關中李中孚徵君。其父明未從汪督師征。賊死於襄。後中孚來謀葬其衣冠。先生為捐田起塚。樹碑。皇皇焉。一如已職之所當為者。至於處族屬。卹訓周到。濟貸優渥。尤為至常而難繼。先生行之終身弗怠也。治家嚴而有恩。青藜既孤。寢與同榻。食則共案。身都乳媪之勞。及進以學。則凜然不少假焉。詩文率其心而矢為言。不屑局於古法。然能從容於律度之中。余公二聞常稱為風雲變化。江河流轉。亦可想其神運無迹之妙矣。先生生平梗概類如此。而其大者則在於天性孝友。嘗聞其父文惠公從督師城守。賊猝破城。既害督師。將及公。其弟以身當刃。卒負之免。先生不知也。趨與同禍。賊遂戕其耳鼻。後文惠公病。嘗糞以辨差劇。隣婦偶於墻隙窺見之。語其夫。事遂傳播。先生之孝名漸遠邇矣。及公歿既久。先生謂其弟曰。昔吾伯父之將異居也。吾父屢垂泣請罪。卒不能止。後雖終身誠愛而餽養之。然未嘗不以手足離析為恨。

也。余輩寧可忘此哉。乃同居以養母。每晨同往問安。食上同進。侍食出必告。反必問。鮮必待嘗。宴必懷珍。起居飲食如常。則兄弟喜見顏色。少違節則愀然不敢寧處。必復乃復。家財掌於老僕。公而不私。衣履無主名。更著互納。長幼熙熙。靡生不便之議。母病。冬月思食葡萄。購之百端。比來母已就木。舉薦几筵。一號而絕。久之始蘇。遂得嘔血疾。既葬廬於墓側。有馴虎之異。先是六燕共幕於堂。人咸謂孝友感召云。爾時弟已先病。猶時時互省。弟雖偃牀。聞兄來。必衣冠起迎。先生後至。輒搖手戒勿語。竊窺其氣貌而退。不欲重勞之也。未幾相繼卒。學博馬公奪錦議。謂長源之於二親也。生事死葬。心力俱瘁。可不謂孝乎。兄弟同居。終身無間。可不謂友乎。其歿也。以痛母之深。哀弟之過。又可謂孝友極盡其量矣。請諡為孝友先生。人咸以為稱情。蓋嘗聞之。孝為百行之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天下豈有孝弟外之智慧技能哉。先生之孝。既已洋溢乎海內矣。似無用更舉細行以重先生之孝。不知

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仲尼嘗以之告曾子。其答子貢問士之次。則又以宗族稱孝當之。其為孝雖同。不可以同類並觀也。明矣。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論語曰：依於仁，游於藝。蓋必原於天命，根於性成，體備乎萬物，博綜乎眾彙。一以貫之，而無不畢達，乃以致此。殊異夫一節之流。區區用勞用力者，偶以邀一時之譽也。故備列先生行事，使海內之求先生者，因流溯源，滙眾美而益徵先生之墓後右子恩廣墓有睢州田蘭芳大而有本焉。

表。襄城孝友劉先生母弟曰恩廣，字錫三，邑學生。母亡，以毀卒。塋於東岡先塋之次。隧道之石未

有表也。其孤青藜勤勤繼以請銘，嘗聞伊川云：某與先兄同學，欲知某者，但求之先兄，即某生平可見也。晦翁作集註於二先生語，不加分別，曰：其學本同，不得過爾分析。由此觀之，同德者固無煩殊紀也。先生既與孝友先生稱難兄弟，終身共周旋於膝下，不忍暫時違，即至禍福生死，莫不與俱。其

互相友恭，以及負氣敢言，思見用於天下。如出於一也。先生余既表其墓矣，欲謝不更為，然同懷異遭。設施未可責其必符。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二先生之謂與爰繫之銘。銘曰：於維唐杜公所始生。會也。處秦閹閹用成，見賞宗碩，執鞭九京。自漢遞降，或君或卿，歷世般遙，不匱厥聲。具茨爰宅，肇自有明。粵彼初遷，有聞茲土。積久而昌，兆協策府。篤生文惠，有力孔武。明末亂興，邑蟠豹虎。齟齬虔劉，室家焚虜。公盡傷心，號同仇而部伍。子春無終，伯温越渚。且守且戰，鄉獲安堵。維帝念功，俾知縣政。發祥維公。丹苞三鳳，文彩韜中。才美德令，先生岐嶷。中直外正。方物出謀，鉅公歸重。蠹彼蛇豕，敢抗王師。頭觸天傾，足蹴地移。桓桓汪督，竟遭燔夷。文惠援督，不瞬不疑。尉謀代僵，恭公以辭。云言言是。馮職尹之。賊怒推刃。先生前持，惟親之愛。寧死之知。豚魚中孚，淚如綆縻。彼潰用釋，脫險離危。先生事公，就養無方。及公無祿，容毀血滂。假守禮文，為生不以死傷。身無可恤，母也在堂。慘慘鶴髮，於誰

之將春徂秋來日惟毒我腸兄為家督細大稟命
 兄出暮歸迎門執鞚雖有僮僕屏而弗用見笑輕
 薄塞耳罔聽既篤孔懷尤念明發無養不備有力
 幸竭母疾已疾母歿已歿謂非誠弗格宜受茲罰
 孝弟克積細縕和氣本立道生靡往不至內無間
 言外鮮斃事先生風成童已能文奔放委屬峽江
 嶺雲既負雄畧又矢壯志長沙龍川曹勝等細有
 獲古訓更練時事高君齊君一以為二眾論盈廷
 莫執其是先生後發羣鳴盡廢強禦雖當不聞折
 氣紛紛青子郊野是生駁犖其文地效繕營王命
 於采節鉞是程郊民譁張曰宜襄征俾張沈監聿
 來質成張郊是右襄幾無聲先生奮首公何弗平
 紫雲郊隸圖籍分明盡家為國而教猱以升張氣
 為沮役有歸而民寧守將狼貪惟貨是贖詭彼貌
 貅終年雨沐何百戰勤無一椽覆士不堪勞禍發
 慮速恫疑油幢冀成興築剝萬姓膏填溝壑欲臺
 使有令咨汝叅藩往興百堵以乘彼垣勿謂勞止
 怵於多言有懷莫訴吞聲含冤先生直前匪同羸

觸發口事決無用往復昔襄建帥人必有屋階殺
 卒減舊宇存牘一軍一旅昔棲無餘今居二旅顧
 反不足王公意折據以歸復維長沙公其心若谷
 喟朝廷勞於求賢斯人乃家食而無祿曰我賚爾
 以酬嘉告駸駸方駿縹緗資讀勉爾遁思勿遐爾
 金玉先生生平尤稱善變由博歸約厭濃求淡經
 綸滿腹英華早見棄之如遺功收一戰敦學有方
 二張合撰循禮勇進喻利精辨原本仁義庭幃是
 踐李徵君願每逢必嘆曰維先生兩間楨幹其生
 也榮夕死何憾先生之生天啟甲子仲冬生明寅
 時載始康熙癸丑六月念二晷影中天先生長逝
 厥配曰姚六女二男青藜青震湛盧尚函女適化
 流嗣美二南亦有曾孫玉樹交參嗚呼先生良貴
 浮榮此味腴旨彼脫屣輕聚樂一堂何慮何營下
 學上達體立用行細縕瀾綸孝
 道乃成揭銘墓阡觸目流形墓後次左子贈翰
 林宗泗墓有桐城方苞碑之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

及常所往來不介而以通書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缺焉以至於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為人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為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一辭余無以謝焉謹按君姓劉氏諱宗泗字讓一學者稱恭叔先生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為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闕其游皆崎人節士而其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顯中孚余觀白明之衰東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收召其徒而中州為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為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為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於世教如此君之賢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歸雖與中孚李氏

共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存真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間其行之式於家而化及鄉人者青蓮述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於庸行而後為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茲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冬十有二月某日塋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夫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述墓後次右孫翰林院庶吉士青藜墓惠政橋在縣南門外汝水上自雍正二三年以來水屢漲橋屢圯宰士者亦莫可如何也惟以時修緝無令舟子

渡夫與行旅作難而已。高橋在縣西十五里。賴橋

在縣北四十里。賴水上。順治間重建。有華亭沈荃

碑。粵古道塗修廢。占都邑之盛衰。而為政者。每於

所以廣皇仁。而昭大一統之宏模也。予自膺簡

命。旬宣中土。巡歷所至。於州邑疆理之形勢。道路

之衝僻。莫不識之。凡興革有關地方者。周諮匪一

日矣。許州襄城之野。賴水經焉。考其源。出於登封。

至鄭州。合乾陽山水。過禹迤襄東北四十里。為賴

橋。適當許昌孔道。車轍馬跡。絡繹不絕。其地即賴

谷。封人感鄭莊公賦大隧處。遺跡猶存。橋以是得

名。橫亘數十丈。行人賴是免褰涉之苦。歷年久遠。

石力漸劣。不克當湍流排突。日就圯壞。予每過此。

輒思所以鼎新之。但時當災潦。年數不登。流離轉

徙之餘。閭閻虛耗。公私諸廢。當舉者尚多所闕。未

暇及此。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襄令余二聞來

司茲土。視事未久。即集鄉之耆彥。共謀修葺。而請

命於予。予喜其同心。尋召諸耆彥。語曰。往役義也。

爾輩遭際盛時。即弗獲如卜式之毀家紓國。以佐

廟算。惟是鄉里橋梁。寧詎如驅石填海。擲杖成虹。必不可幾之事。致煩為政者僕僕為考叔遺風。爾輩所素嫻也。諸耆彥皆以予言為然。莫不鼓舞奮興。即訊日鳩工。葦徒雲集。持畚負插。前邪後許。并力共作。不逾年而厥工告成。請記於予。吾聞賴橋鎮。在昔時。商賈畢集。百貨攸萃。壠畝修闢。烟火萬家。錫類之休。比屋可封。何其盛也。自流寇蹂躪。人

有過頽橋懷永叔詩。昔送之官東郡時。夜闌對酒

驛依依。晉陵鄒浩有頽橋僧舍次壁間韻詩。食肝

老槐綠。何必鮪。趣操苟冰炭。誰能屈鄒陽。人間所

榮觀。金門與玉堂。患矣分鄙夫。白首猶恨傷。豈識

君子心。草衣如繡裳。藪雍邱韓維有答曼叔見謝

澤方尉羅鷓鷯已翱翔。頽橋相過之什。原注。寧極先生同往。豪多。後生繼

者為誰何。吾交曼叔少挺出。力自樹立非由它。潛

心直欲到聖處。論議不避況與軻。讀書下筆知所

趣。崇樹蘭茝遺蒿莪。軒昂頭角事高大。肯與世俗

同其波。一從得官坐山縣。有如鷲鳥着網羅。朝符

暮檄困奔走。尚畏官長來誅訶。時時矯首塵埃下。

窺覩風月偷吟哦。我憐軼才就羈絆。歲一往視無

蹉跎。扁舟遠放汝水岸。濁酒暮醉高陽阿。前時捧

牒來頽上。謹視歛繹譏姦訛。官曹寂寞古寺冷。况

值朔雪飛。倥倥馳書里中二三友。固要以義當予

過。星言整駕夕已至。霜橋晚度水峩峩。燃薪暖我

頻飲我。斟酌哺醬調鹽醢。傾壺舉觴紛左右。客飽

而笑君。顏醜危然正論中。法義豆籩羅列陳。象犧

縣西二十里。

河偃渡在縣東南三十里。

虹梁渡在

魯渡在

縣東南二十里。

江村山人曰。金元以前。風俗不可稽矣。其在有明

縣東南二十里。

河偃渡在縣東南四十里。

魯渡在

縣西二十里。

古汜城志卷二
中葉得之父老傳聞者。質樸渾穆。庶幾三代之遺。國初。尚氣義。耽讀誦。修子弟職。至於今。狡詐猥薄。以放誕侮老成爲能。無復飭內行者。噫。孝弟忠信。敬慎遜讓。勵末俗之藥石也。然匹夫而化鄉人。難矣。君子之德風。在位者其三復焉。

古汜城志卷二終

古汜城志卷三

華嶽山人兄
青蓮裁定

江村山人
劉青芝撰次

建置志

縣治在城東南。金初。自城西北隅移置於此。相傳爲漢積弩將軍傅俊故府。元因之。至正間燬於亂。明洪武初重建。至弘治八年始完備。正中爲縣堂。戒石亭在中甬。前列儀門。又前爲二門。爲大門。就門上爲鼓樓。設屏門外。堂左縣丞廳。堂右主簿廳。

典史廳在丞前。其在儀門內者。西曰承發司。倉庫房。東曰舖長司。架閣庫。六房。工作房。東西列。其在二門內者。西爲男獄房。東爲女獄房。而寅賓館。鑾駕樓。土地祠。俱在大門內。東首。堂後爲中堂。又後爲三堂。又後爲知縣廨。崇禎末。縣治殘毀。官就民居治事者數年。順治二年。知縣王褒至。重理之。計室凡一百四十六間。康熙四十六年。知縣陳治安以聖駕將南巡。大加修治。作行宮。恐積努將軍故府。未必如是壯麗也。按今省縣丞主簿無廳事。

而典史廳在堂右。或卽簿故廳址耶。二門夷矣。戒石亭。褒猶新之。不知廢於何年。余嘗觀戒石所載。洪武訓詞。僅十六言。如雷震電擊。蒞斯堂。朝夕屬目焉。未有不動心。驚魄。惕然。畏懼者。而竟無其跡。惜哉。儒學教諭宅。在文廟明倫堂西。訓導宅。在文廟明倫堂東。創始莫詳。大抵與廟同建者。學田一項七十二畝。五分一釐八毫。明萬歷四十六年。知縣談性教置。今田存。縣中學。入學舊額十二名。康熙五十六年。改陞大學部胥費白金五百兩。悉生

員侯貫會衆勸輸者始得以十五名入學云尊經

閣在文廟明倫堂後明萬歷十四年知縣陳震創

建四十四年知縣談性教重修邑憲副張寧即閣

壁爲四大厨購書二千本幾萬卷貯其中以惠承

學教諭尙鏞記我朝雍正間閣就圯教諭范敬

修重理宏厥減昔而樸堅過之文昌閣在學宮左

明天啟五年邑張憲副寧姚太守成性創建禹州

僉事董九貢記有曰三物六德成周所以作養人

其規制又若其他多牽於世俗風氣之論云我

朝雍正二年知縣周應運重修肩其役者諸生侯

績也奎壁學宮東偏爲儒林巷其北舊無衢以壁

障之曰奎壁後壁壞萬歷四十四年知縣談性教

卽舊趾重造懸故奎壁二字於巔天啟二年以壁

礙建文昌閣北趾暫夷之而衢遂通邑姚太守成

性復建較舊加崇焉邑井學副濟記以壁存毀卜

邑科第盛衰此壁不知廢於何年而閣北門塞以

石說者又以門通塞卜科第而爭之以致門屢塞

屢通康熙辛丑訓導湯沆復建奎壁於閣之北中

嵌奎壁二大字，余從兄青駿書，形家占氣之說，儒

者所不道，聊記茲壁興廢之故云爾。社學在縣治

前後二所，在諸保七所，今皆廢。陰陽學醫學在縣

左右，今廢。僧會司即圓明寺。紫雲書院在紫雲山

麓。明邑尚書李敏建，如學宮制，以居四方學者。景

泰間，請於朝，賜今名。姑蘇劉昌記。天地闢而聖人

出。聖人者，代天

地而有為者也。其言易書詩春秋，其道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法政

刑。然而聖人不世出，而世之人志將有為使學非

聖人之言，非正學教非聖人之道，非善教治非聖

人之德化，非盛治必資之，而無不盡則推之，而無

不準其明效大驗，有不可誣也。唐虞遠矣，三代相

繼，禹湯文武以聖人而位乎上，伊尹周公孔子以

聖人而處乎下，故當是時，道德光華，教被萬類，薄

海內外，治稱盛極，中更漢唐，其君多號有為，若董

仲舒韓愈亦皆有聖人之志，而不能茂於其實，以

成其業，而遂至衰微。宋朱徽公熹始以聖人之學

追尋，河南程氏兩夫子之緒，以修易書詩春秋之

訓，講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義，以彌成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俗，而期以措乎政刑，以收正

城李公紫雲書院所以作歟。李公博學能文。而重
之以其道。飭之以其德。又慎持法思。以輔治而成
功者。卓然已有稱於人。其居父御史府君憂也。讀
禮紫雲山中。而學徒雲集。箠笈所聚。至不能容。李
公曰。自程氏兩夫子起。倡學道數百年。相承至魯
齋河東兩公。皆出河南。古今人豈不相及。學之未
正。教之未善。循至平治之未盛。厥則有由然矣。吾
辱生於兩夫子之鄉。得私淑魯齋與河東公之教。
且遭逢聖明之治。以與羣子弟。修明易書詩春秋
之訓。講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義。用彌成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俗。期以措乎政刑之說。亦
獨何幸。朱徽公作白鹿書院。而天下仰之。今河南
所在有書院。而惟伊川魯齋為盛。則吾之復為此
舉。要亦不為無助於時。既而書來。徵予記其成。予
提學於此邦。聞李公實嘗采薦。佩符流行且久矣。
而不能有所振起。視李公書院之作。學徒彬彬。絃
誦洋洋。峩冠褒衣。加盛於學校。予方竊負愧。何敢
以為記。然惟河南道學之傳。程氏啟之。而魯齋河

東繼之。李公復欲以正學善教。仰裨朝廷盛治。蓋
此邦風土氣尚之素厚。培養積習。必益有大振於
其後者。夫使知自李公以始。則又烏得而辭為記。
公名敏。字公勉。景泰甲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進按
察使。而書院歲月之經紀。山川之明麗。與材費之
數。與籍之目。供億之儲。李公別自有述。茲不書。
汝南書院在南郭外。汝水西。明萬歷末。知縣談性

教重修。其創始莫詳。性教有記。今為民居矣。龍門

書院在北郭外。性教創建。今莫識其處。希賢書院

在儒學西北。康熙乙亥。知縣劉子章。即三賢祠舊

址。新其祠以為書院。而顏曰希賢。三賢封人。穎考

叔。司隸李膺。著作郎范純仁也。明萬歷間。知縣李

光先創祠。子章既新之。而復為講堂。學舍置田。擇

師。俾諸生肄習於斯也。豈無故哉。其碑記有曰。崇

哲。詔來學。使諸生晨夕於此。知忠孝德業。千載不

泯。有所景慕而興起焉。庶幾自奮為孝子。為忠臣

節士。為儒者之吏。又為處置地畝。案載於誌。地共三頃零

九畝三分。每畝每歲。令地戶納麥。市斗一斗五升。秋一斗五升。

柴二十。勛官收貯。以為師生資。國稅則官納焉。其期我學人及後來賢司牧。意良殷。乃去今四十

餘年耳。屋壞壁頽。歲延師食田租而已。學徒寥寥。宰士者。竟歲未嘗一臨視。余每覽劉公筆札。輒為嘆息。

頽濱書院在縣北頽橋考叔祠側。康熙庚辰。

知縣陳治安建。門廡堂室。為間二十有一。又以白

金四百兩。置學田二百一十一畝七分四釐。後陳

陞去。以田直補闕帑。付繼任者。遞傳至李宏霄。將

付陳世蘊。世蘊不受。宏霄出已金補帑。而田仍留

書院。則此田又為宏霄所置云。今田尚存。書院無

片瓦矣。後宰士者。以田無歸。猶歲延師作學祿。假

驛館居生徒而已。**雲興書院**在城北青塚寺左。雍

正十一年。監生宋度。庠生王國泰。創建學舍。庠生

宋珣。復捐金造講堂齋房。市學田百畝云。**旌善亭**

在縣門東。申明亭在縣門西。行署布政分司。按察

分司。俱在縣門東。府館在縣門西。以上亭署。今皆

廢。常平義社倉在縣西北隅。即明預備倉舊址。康

熙乙亥。知縣劉子章建。其記有曰。康熙癸酉。余承

萬石餘。散貯各寺廟。泥爛可虞。乃費三百餘金。以

建茲倉。六月告成。上橫二十一楹。中三楹。為廳事。

兩旁十八楹。則常平倉也。東縱九楹。為義倉。西縱

九楹。為社倉。共計倉三十六楹。前為儀門。為大門。

而週圍高其閘。閘百堵。皆作規模。肆備乃輦。前穀

貯其中。而向者風雨燥濕之患。庶其免矣。又曰。莫

或創之。事弗舉也。莫或繼之。傳弗久也。飭典守。嚴

局鑰。時修葺。推陳易新。斟酌時宜。俾國計民生常

有備而無患。是

在後之君子。養濟院在縣治東。廣仁堂在縣北

郭外。雍正甲寅。河東總督王公士俊。推廣 皇仁。

檄縣構屋置產。贍養癸獨。邑侯揚州方鴻捐俸以

倡。士民益集樂輸。不踰年而堂成。額曰廣仁。為屋

若干間。置地三頃餘。積金二百兩。穀百餘石。命鄉

耆掌之。錢穀按日計口而給。侯又念治內養濟院

額有常數。資用不敷。又募金百兩。勸捐地六十畝。

懇荒地八十畝。以補常數不足。乾隆初。今 上軫

念孤貧。准動地丁正項。補其缺荒。養濟院度支既

贍。侯又以繼所募勸者。統歸廣仁堂。自茲用益舒。

濟愈衆庶不負 聖天子哀此災獨意也侯有記

載碑 新城驛在縣治東北有開封教授蜀昌冷宗

元記 王者之建國也豐委積以迎來授符節以送

秩賓至里人授館膳夫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

工人展車所以豫處者備矣我朝斟酌前古故館

不名傳而名驛其迎送懷柔之道與古人何相殊

哉柰之何時久而法敝館或頽為荒榛而旅寓之

來者轉就民舍天下蓋十之二三矣昔周定王使

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司里不授

館國無寄寓君子知陳之不能守國以今觀之祖

宗開運之始通道九夷八蠻而傳舍豈若是哉則

是時久法敝今昔同也正德之五年臨漳田氏子

厚者來丞新城驛丞始至而仰嘆曰荒哉是可以

館來者乎既叩其人又曰館來者館民舍丞曰朝

廷所以通使命來遠人館而迎送者丞之職也丞

可坐視而不理耶乃為文書請於省之鎮巡者三

許之襄尹紀公喜田丞之請吾之意也遂集工人

財物因舊趾為上館下館庖厨廩庫七十餘區六

年九月而畢自是旅寓之來者井井矣夫丞苟安

其常尹或違其意襄之驛猶荒榛也是雖時久法

敝又以得人而興不終於不振而已夫襄邑南北

咽喉路之要也館舍之興廢事之必也後有

丞者心田丞之心庶斯邑之不墜矣是為記 舖遞

所東北抵許州府曰蔣祠曰靈樹曰延寧曰頽橋

南抵葉縣曰望山曰新店西抵郟縣曰十里曰草

店北抵禹州曰龍池曰王洛子曰閻寨坊第者朝

廷風勵之典前明夥矣今制坊銀猶存節義之坊

後之人進士坊恒為李鵬程坊為田世科坊為田經

魁坊為辛大司徒坊為李都憲坊二為李蟾宮

坊為徐清要坊為常繡衣坊為常桂林坊為盛子璣

登雲坊為盛昂霄坊為盛都憲坊為張進士坊為王

瓌為盛驄繡坊為王世進士坊為王進士坊為楊世科

坊為盛科第傳家坊為盛文英坊為樊光裕坊為魯文魁

武坊為孫文獻傳芳坊為高瓌為高大司馬坊為許

攀桂坊為崔亞元坊為蔚重光坊二為崔恩為恩解元

坊為郭張淮安登科坊為蘇崇師坊為馮化鵬坊為李

鳳鳴坊為戴祖孫司馬坊為辛督撫邦畿坊

自修為辛三朝元老坊為姚雲衢接武坊為辛都諫坊

露為馮橋梓並秀坊為高傳弟為高天恩錫親坊為高誥封

大方岳坊為姚恩榮坊為姚恩榮坊為張均劬鎖

鑰三秦坊為井今坊存者僅十之一以明世宗入

繼大統道由襄毀者大半餘悉以歲久敝矣教場

在北郭外漏澤園縣南北四區鎮集在縣方內者

十五慈溝頽橋范湖霍堰驀陵姜店高橋房村靈

樹閭寨。王洛子新店化行。草店魯度。而縣市集在南北關。康熙庚辰北關市集始移入北門內。襄爲南北驛衢。道狹肩摩。竟有逸馬斃人於路者。蓋仍舊貫。明張憲副寧論集鎮有曰。以牙僧領官帖作行。市廛大崇。除六陳行。餘悉宜報罷。今者隻雞亦稅。不審憲副時有此否。噫。擇市地戒僧人亦便民之政也。勿以瑣而忽之。

祠祀志

文廟在縣治西北。唐貞觀二年建。元至順四年鄉

貢進士劉伯貞撰重修賢廡碑云。縣治西北舊有廟。縣尹林復重新賢廡。此廟在西北之徵也。而碑陰所載。又有東至城北。北至城語。蓋父老相傳。舊在縣治東北。後移置於此。碑陰語蓋指舊址言耳。金初遭兵火。邑人衛衍出已貲新之。明嘉靖十四年。知縣王德純重修。開東西新街。令民居環衛學宮。縣志以爲王承統事誤。學宮東抵奎井巷。西盡射圃亭。橫爲步六十九。縱爲步一百一十五。其規模已宏矣。明末漸就傾圯。大加修治。則自康熙二十

四年知縣杜溥始正中大成殿殿前為兩廡為戟門為櫺星門門外曰泮池池南橫設一屏曰奎壁夾池左右者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聚奎樓在坊東殿後曰明倫堂堂後曰尊經閣克己齋復禮齋堂前東西列此今有規制也其在昔奎壁南杏壇今為民居道德二坊在左右通衢石基猶存射圃在學西圃有觀德亭俱廢今廟內無所謂省齋者而金趙秉文有襄城學廟省齋銘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元好問曰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嘆而元翰

林修撰劉必大襄城學廡記

皇元囊括八表郡縣皆立學有士官之敦

教本也天下牧伯守令皆知恢學宮勵名教弘大化也大德十一年夏五月聖天子嗣登寶位首下明詔留思庠序者諄切昭至嗚乎列聖迭造重熙累洽所以維持皇極於斯民何如也是年秋隆興路儒學教授許之襄城師彥瞻由其鄉至京師以狀請曰吾襄城舊學燬幾六十年至元丙戌始創講堂又五年構廡殿又閱年望先師顏孟十哲像尋築外垣立重門獨從祀兩廡缺焉龍集乙巳監縣馬里古思至未期縣治炳然民畏信之丙午秋極豐於是監侯暨其尹管友諒簿靳友諒典史梁義謀曰完缺兩廡此其時也乃封羊醢酒召縣豪長者計所欲為皆樂從之木石瓦甃與夫雜材百須無一有闕乃召能於董役者督工勗徒俾綜其務侯倡其上義載其下退公之隙日造其所鼓舞煦嫗人忘其勞未幾煥然一新廡皆七楹作繪賢像既即緒又為三楹於講堂之東以館諸生事訖

鄉之士人者艾。覬刻其事於石。用敢以請。嗟夫偉哉。吾聞襄城據通衢於南北之郊。是宜疲精神於上下。勞來之間。或於學校。有不及為慮者。今其雍容。間暇。赫焉成功。有如此者。非優於政事。敏於集事。能然乎哉。今監侯能帥其民。勇於有為。顧於帥其民之父兄子弟。於明倫育才之際。以求夫風俗。教養之效。有不難者。侯燕人也。世野里於温氏。仕每有能政。觀茲猷為。從可知也。遂錄其故而銘之。於皇惟今。六合為家。人極炳昭。日月其華。巍巍元聖。帝王軌轍。萬世其繇。神明有赫。相茲襄城。於汴之鄙。宜其夥繁。獄訟榜筆。委蛇賢侯。克謹庠序。民趨其來。缺廡以具。宮斯桓桓。繼焉伊何。彬彬士子。載賡菁莪。刻此穹石。以遠其告。無翰林學士李木日止矣。庶永思教。至大元年立石。

魯翀襄城縣學記
縣之廟學。政人相仍。或荆或葺。石鐫文。示不忘德。其權輿則緱山陳公之筆也。監縣哈臘章至。以講堂庠陋。將壓暨尹武瑞簿王元

而西闕。遂築於西。以堂遺材足之。於是堂序鼎出。有嚴有翼。上下各稱。起役於延祐四年秋八月甲午。訖工於六年春二月戊子。既落之矣。其鄉先生林從善。父以諸生温迪罕紹基走書京師。屬記曰。是役也。監侯倡之。寮丞和之。民悅而事舉。鄉侯之賢。惟恐不傳。翀來汴。汴高士項仲明父屬林君意。彌篤翀。邑學之舊從事也。敢以昧陋辭。按春秋鄭汜邑也。因周襄王出居。改曰襄城。或曰黃帝時蓋已。有之。故隸汝州。今許州屬縣也。許昌大儒祭酒趙公以道義化服其鄉。襄城則杖履所及。親炙之士。尤彬彬焉。林君其高弟也。嘗師縣學。縣大夫之於庠序。欲有所為。輒佐佑之。頃歲以來。棟宇完於學。租石豐於田。師生之資。可謂具矣。且汝頰之處。古文明之區。冠帶之輿。賢才之藪也。聖朝以經行。取士。山川之所生育。政教之所培植。風化之所陶冶。賓興之盛。將不讓州。予竊有望焉。古所謂教四民。皆範於其中。世益下。衰不盡臻。此雖然。師士之

則也。士民之望也。之堂也。之序也。師教而弟子學。道德之醇。疵事業之作。止行義之榮。辱文藝之順。悖習俗之厚。薄賢能之有。無繫焉。授受乎。是堂藏。修乎。是序。聖賢有成。書朝廷。有明法。日邁月征。效。或。未。至。豈。賢。有。司。築。室。以。奉。師。弟。子。之。意。哉。有。志。者。宜。思。所。以。奮。起。也。至。治。元。年。春。正。月。記。廟

中碑頗夥。其文之可存者。獨此二篇。外閑閑銘遺

山集已論之矣。故並錄焉。康熙四十年。知縣陳治

安重修。倡始及督役。則諸生劉青駿全倫張本瀟

青駿余從兄明倫堂成先子贈翰林公諱宗泗撰

詞畧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家有塾。黨有庠。

不有學。其教之具。則有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鄉射養

老進材論獄受成獻馘之禮與法無不出於其中。其科條節目。可謂詳密而繁重矣。而子輿氏以一

言蔽之曰。明倫。詞簡意該。舉先王扶世翼教之旨。宣揚發露。而無復留餘。此紫陽之所以祖述其意

而大書以警來學者也。然自秦漢以降。古制漸湮。所謂庠序者。蕩然盡廢。獨學間設於京師。至宋乃

得徧於天下。而特頒紫陽所書。以額郡縣學舍。則自明始。爰及我朝。一仍舊制。而興賢育材。化民

成俗之意。視前代有加焉。顧以沿襲既久。視為具文。一時守令。往往簿書期會。刀筆筐篋。之是急。而

不遑他及。否則窮土木琳宮梵宇。以乞靈邀福。而已。賈長沙每以俗吏不識大體為言。而紫陽亦謂

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未嘗有概於其中者。職此故也。豈不深可慨哉。又曰。襄以名勝之區。文學之風

彬彬甲於中原。而詎諄時聞。獄訟未息。日新月異。漸不可長。毋以浮華太盛。本實先撥。以致此與。侯

蓋怒然憂之。而維風挽瀾之思。實寄於斯堂。其意將使此邦人士。挾策而遊息者。顧名思義。瞿然覺

古已成志卷三

悟。知文。章材。藝之。為未。務詭。薄無。行之。為失。德事。親。從長。自率。其天。性之。良而。日循。夫子。弟之。職由。家。庭而。推之。以。逮比。閭族。黨之。間禮。讓日。興而。爭競。不作。庶幾。三代。醇厚。之俗。復見。今茲。而朝廷。建。學設。教之。意亦。可無。負矣。豈不。盛與。

社稷壇在縣治西北一里舊

有神厨神庫齋宿所各三間今俱廢其備物致齋可知矣。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二里。邑厲壇在

縣北鄉厲壇明成化間各建其鄉中鄉為保三十

二壇如之壇有所地一畝二分其保祀之至萬歷

末壇已僅存二三餘悉為豪民侵矣今則俱廢若

敖氏之鬼其餒乎子產曰鬼有所歸則不為疢反

是可知也。司土者其復舊典焉。啟聖祠在文廟左

名宦祠在啟聖祠東所祀古今若干人西鄉賢祠

所祀古今若干人余伯父純孝公諱恩廣從兄翰

林院庶吉士青藜與焉。忠義祠在文廟門東雍正

三年勅建。所祠古今若干人余祖贊畫公諱漢臣

伯父孝友公諱宗洙純孝公諱恩廣先子贈翰林

公諱宗泗與焉。節孝祠在文廟西雍正三年勅建。

周襄王祠在縣南郭外西南臨汝水即古汜地。周

襄所處者明高叔嗣襄縣城東即事詩有春晴汝

岸曲夜雨襄祠東句襄祠卽襄王祠俗呼周王廟

所祀乃關壯繆祠不詳創始亦不知改祀壯繆在

何年穎考叔祠在穎橋西南有元儒學提舉張思

敬記節曰一言而格君心之非一善而藹萬世之

叔事莊公為穎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故遷母姜

氏於城穎誓見母於黃泉考叔因賜食遺母莊公

寤遂子母如初嗚乎賢矣哉考叔以推已及人之

誠而親其親忍使其君遺其親而弗親也莊公始

根於私憾悔心既萌破其疑疏其室晰然而良性

復彼夫訐而為直慙而為忠不遜而為勇搆怨鈞

福其於繩愆匡惡果何益哉故智者待其機而後

動君子伺其間而後言以善誘之反諸正而後已

上下之情雍洽洞熙功簡而效速偉哉乎對揚休

也穎橋南迤西三百步有奇巨塚巍然實考叔墓

所也傍有祠舊址宛存至大庚戌曹南趙君汝翼

由太常大樂署令出尹襄城政以化民為首曰前

賢餘芳煥耀經史讀者莫不興起况歷遺墟仰嚴

祠其勸激又將何如耶遂因其故基建祠設像俾

民彝豈淺鮮也哉是為記時至大三年九月也

宋蘇軾穎大夫廟詩人情難強固天性可微感世

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傍孤塚古隧有殘坎千

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王十朋詩穎衣冠肉食漫紛紛誰解杯羹感悟君

元好問穎谷封人廟詩洩洩穎谷雲融融穎川水

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言發天

理大孝動天地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且

敗矣如何千歲下乃與茅焦比我行穎水

道永念負甘旨願作穎尾魴因之日千里

令武將

軍祠在令武山陽有唐宋元明及我朝諸碑按

綱目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而通

鑑目錄書曰景缺死則其死必烈故自唐祠祀至

今其曰令武者漢酈侯父諡令武或將軍之諡也

元鄱陽進士胡芳子記有曰自唐貞元十三年旱

大夫上其功令民得廟享之至元和間淮寇陸梁

震於鄰鄙御史曹公總戎斯邑又以忠信質神而

却之民得安堵皆令武之威烈也傳五百祀居

民依以為神祠祀不絕良有以夫大德元年記

國朝縣人歲貢劉珽有記曰早禱之輒應唐之貞

元宋之建隆元之大德明之隆慶萬歷及我朝

順治庚寅丙申間罔弗應者祀典云以死勤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將軍身死王唐碑居人碎

事歿而禦災矣其世祀之也宜哉

而昇去宋碑重修令武廟碣廬江郡某述並書字

畫剝落述者姓氏不可辨識文亦多不能句其書

法似學義之殊可觀元碑尚完好李龍門祠在縣

北十五里三賢祠在希賢書院范忠宣公祠在文

廟西明弘治五年建縣人都憲張淮記節昔在有

宣公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來知襄城縣事維時民

多遊惰不務蠶桑公始教民植桑以蠶其有過者

罰植之隨其輕重以為多寡厥后桑多成林民賴

其利感之遂號為著作林淮少遊鄉校聞諸鄉先

寧朱侯瓚知縣事。淮乃白曰：忠宣公有惠政於吾襄也。大矣。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公其人也。乃自建中靖國以來，幾四百餘歲，無祠以祀。非闕典歟。此邑侯責也。朱侯曰：諾。乃相與相地。邑學西墀外之射圃，實元之三皇廟廢基。未幾，朱侯入為御史，祠不果立。弘治改元，戊申冬，淮自謫判雅州，進江西僉事。又省母於家，適無錫邵侯寶知許州事。行縣襄城，淮復白之。侯即欣然以為已任，遂躬造其地，經畫其堂，燕門牆高卑廣狹之制，以楹計者凡若干。又召匠氏計其所費之值，以緡計者凡若干。規畫既定，乃徐營其直。直既足，適海封王侯玳來，知縣事。邵侯喜曰：吾得人矣。因來謁，乃告之。故遂以成規，并所費之直授之。且戒勿擾民。侯歸，而材召工，卜日興役。凡百所費，惟邵侯所授，不一取於民。侯程其工役，勤作不怠。又得縣丞王簿典史教諭訓導等協助之。即射圃舊基中為祠堂三楹，以奉忠宣公木主。東西各為廊，如之而差小。前重以門，周繚以垣。扁曰：宋丞相范忠宣公祠。始於辛

亥秋，成於壬子春。邑人士聚觀，興嘆曰：吾襄城數百年闕典，今一旦我郡侯邵公舉之。邑侯王公成之，甚盛事也。競相牽牲醢酒，落其成。王侯謂肇建祠宇，淮初志也。乃囑為文以記。按公諱純仁，字堯夫，吳縣人。歷郡縣臺諫諸職。至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生平出處大節，詳宋史。及行狀，其學得之忠恕，其文根於六經。雜見文集奏議。茲特述其有功於襄而宜祀者，以應王侯之請。邵侯斯舉，可謂知所當務。其文章政事多似之。故並詳其興造顛末，俾刻於麗牲之石。茲祠不知廢於何時。今為立帝廟。**汪忠烈公祠**在南郭外。明崇禎十五年，流寇李自成陷襄城，督師汪喬年殉節死。我朝康熙二年，知縣余二聞建祠祀之。自為記。三十四年，知縣劉子章重修，並釐正諸從

祀有碑記其從祀者監紀同知孫兆祿副總兵張國欽賈某黨威叅將馬某材官李可從劓刑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典史趙鳳豸其黜者知縣曹思正教諭馮賀訓導張信皆前一歲以迎降為自成所殺黜之宜矣至典史趙鳳豸記既云被執震懾失辭胡可祀是亦宜黜者汪公殉節及生平之詳見方編修象瑛所為傳及明史本傳編修與汪公為同邑而國史則可信者然其中亦不無異同舛錯斯蓋名義所關故備錄二傳為正其誤焉方

象瑛汪總督傳

汪公喬年字歲星遂安人性剛毅

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恤刑江南八郡丁卯丁內艱已巳補都水郎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滑屬邑徵解例有添搭錢公至悉罷去永著為令政尚勤敏案牘無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銚十餘具薪米兩造自炊候鞠是非立決青人有汪不解擔之謠言聽斷明速不俟信宿弛擔也大旱禱泰山雲隨馬首如幔澍雨霑足人以為神崇禎庚午上計會舉卓異第一明年登州兵變其帥下令無躡青州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體擬督府公獨與抗禮璫不能奪癸酉擢山東布政司叅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冰蘖自持至是几藩紳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資市馬募兵修濠隍治器械殘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文書數篋而已居父喪復起備兵河東戊寅詔廷臣舉邊才先大父時為禮部薦公長才真品操守

無玷。陞叅政。督學陝西。崇正學。絕竿牘。秦人至今稱之。庚辰大計。治行又第一。辛巳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稜。公憂甚。給贖銀。積穀平糶。勸秦甘肅督撫以下及巨室協助。全活億萬計。夏特簡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勅。聞李自成將窺關。率諸將趙大胤等赴商洛。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郿西。急移駐山陽。過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即軍中。以公為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師不率。命宗龍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外。海。海。無能為朝廷設一策者。公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勁。盡矣。時勅印未至。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簡兵儲糧為進討計。而兵部促出關。至再。乃傳檄米脂令邊大受發自成祖塋得一蛇。斬以殉。壬午正月。誓師赴河南。至潼關。諸生迎謁。公慷慨曰。吾本書生。蒙恩至此。自知此行如以肉餵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脫不幸。惟有死耳。聽者皆泣下。

時賊圍總兵左良玉於郿城縣。輜重屯襄城。公計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憾公之發其祖墓也。舍良玉以數十萬眾逆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大潰。公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鑿城為穴。置火藥其中。火發。城裂。名曰放甕。公令城中穿阱。隨賊所鑿。以利刃刺之。賊死甚眾。凡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賊覘公燼所在。舉礮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公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復揮拳折其一齒。守益固。俄大雨雪。城崩。公腋中流矢。帥副將黨威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劊引刀自刎。未死。賊執詣韓家莊。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邑人劉漢臣收其骸。瘞莊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護櫬歸。公生平清苦。自勵。蒞官。祇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叱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撰訓民書供案上。公時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籲之。輒應。庭有木如槁。郡有大慶。則榮祀公。

之歲。花實纍纍。人至今神之。公一子。天以從孫。滋慕為後。補諸生。能文。亦早卒。從公死者。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鳳守將李萬慶。中軍黨威。副將張國欽。張一貴。馬某。賈某。等十餘人。兆祿。鹽山人。可從。蓋屋人。威。神木人。嘗與趙大亂等。擊賊於西。雒峪。擒賊首竇阿婆。萬慶。即降。將射塌天。城破。皆不屈死。賈某。潰圍出。西南行。至令武山下。陷澤中。亦戰死。方子曰。總督與先大父。同庚。同學。又同舉進士。余兒時。猶及見之。豐髯偉貌。有膂力。時天下多事。公丁外艱。歸。葛巾布袍。引強弓。習射。慷慨自命。嗚呼。豈意外艱。歸。葛巾布士。有幸。有不幸。使公生承平時。清操介節。何讓海瑞。軒輓。乃時事已壞。非人力所。明史汪喬年傳。汪能支。出師未捷。身死疆場。悲夫。郎中。母憂歸。崇禎二年。起工部。遷青州知州。以治行卓異。遷登萊兵備副使。乞終養。歸。父喪除。起官平陽。遷陝西右叅政。提督學校。再以卓異。就遷。按

察使。喬年清苦自勵。惡衣菲食。之官。携二僕。不以家自隨。為青州行廊。置土銚十餘。訟者自炊。候拘吏無敢索一錢。自負才武。休沐。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寢處風露中。十四年。推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李白成已破河南。聲言入關。喬年疾馳至商洛。不見賊。賊圍開封。而三邊總督傅宗龍亦至陝。議捕兵括餉。則關中兵食已盡。無以應。宗龍喬年握手。欲獻而別。未幾。宗龍敗歿於項城。喬年流涕嘆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已。又聞詔擢喬年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代宗龍。部檄踵至。趣出關。是時。關中精銳盡歿於項城。喬年曰。兵盡餉乏。當方張之寇。我出。如以肉餒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兵三萬人。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家棟。牛成虎。出潼關。先是臨潁為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獲賊所虜。自成聞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賊圍之急。喬年諸將議曰。鄆城危在旦夕。吾趨鄆。賊方銳難於爭鋒。吾聞襄城距鄆四舍。賊老若成在。吾舍

鄆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鄆城解矣。
 鄆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
 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
 進。次邳縣。襄城人張永祺等迎喬年。二月二日。喬
 年入襄城。分人龍家棟成虎軍三路。駐城外。賊果
 舍鄆城而攻襄城。賊至。三帥奔。良玉救不至。軍大
 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人入城守。
 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亦穿阱。視所鑿。長矛刺
 之。賊礮擊喬年。坐燼。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
 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二十七
 日。城陷。巷戰。殺三賊。自到不殊。為賊所執。大罵賊。
 割其舌。磔之。襄城人建祠而祀之。時張國欽。張一
 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
 可從。襄城知縣曹恩正。從喬年皆死之。萬慶者。降
 將射塌天也。又有馬帥某者。逸其名。兆祿。鹽山人。
 可從。蓋屋人。黨威。神木人。餘莫考。黨威。則嘗擊
 賊於西。雒峪。擒賊首。賣阿婆者也。自成購永祺。不
 得。屠其

族。剿明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自成數月間。再
 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維。初。喬
 年之撫陝西也。奉詔發自成先塚。米脂令邊大受
 河間。靜海舉人。健令也。訶得其族人為縣吏者。掠
 之。言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塚環而
 葬。中其始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壙中鐵燈檠。鐵
 燈不滅。李氏興。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
 然。斷棺骨。青墨被體。黃毛。腦後穴大如錢。赤蛇盤
 三四寸。角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
 伏。喬年函其顛骨。脂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棄之。
 自成聞之。嚼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按襄城典史趙
 於。喬年也。殺喬年。由西華而陳州。鳳豸乞生不獲。
 守將李萬慶未與是役。方傳皆云。從公死。史傳誤入
 李萬慶。與方傳同。而賈副將乃逸之。至載襄城知縣
 曹思正。乃汪公殉節前一歲

降賊者。方傳張一貴。史傳作一貫。從祀無是人。他亦無考。不敢置詞。史傳張永祺。縣舉人。其匿免事。詳人物峻節門。方傳所云收瘞汪公骸。及史傳所云。剿則諸生劉漢臣者。余大父也。亦詳人物峻節門。城隍廟在縣治北。有縣僉事田墀碑。節曰。夫古澤祭地之外。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又各隨其分。立社以祭。所謂大社國社里社是已。中雷專祭家。防與水塘。與祭於蜡。諸地祗之當祭者。悉有常典。蓋報其生物。養人之功。曲盡其禮也。若夫壘土築城。掘土後隍。憑以捍外侮。衛民生。其高深擬諸山川。固國之險。厥功大矣。非中雷防水塘可倫也。傳記謂制自神農黃帝。古禮記百神之祀。無城隍之文。至唐縉雲令李陽冰。禱雨於其邑城隍。

神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感而雨。為記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耳。宋歐陽永叔曰。今非此。吳越有之。天下皆有。而縣則少。始知城隍始於唐。未達於天下也。宋達於天下。郡未徧達於縣也。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正天下應祀羣神。以本名去前代瀆禮不經之封號。郡縣城隍亦止以本名稱。厲祭必以主之。蓋鬼無祀。則無歸。好禍民祭之。使有歸。不為癘。所以防民患也。及春秋仲月。又以城隍與風雲雷雨山川之神。祭同壇。蓋以功用相若。祈報宜等也。故凡為縣。皆有城隍祠也。或曰。祭地祈於社。禮也。城隍水土固地祗屬也。不祭於社。棲以祠。戾於古矣。殊不知禮為先王所未有。可以義起者。若此類是也。實有補於古禮之闕畧焉。襄城隍廟在縣治北。歲久寢敝。嘉靖戊子。八桂袁侯來知縣事。擇匠重理之。越明年巳丑落成。邑人爭先瞻禮。陟降俯仰。間儼然神明臨監。竦敬畏。消邪慝也。噫。明有國法。幽有鬼神。神之默相乎治化也。蓋照照矣。則郡縣之有城隍。不獨捍外衛內而已。

其又有功於人也。如此故曰祠祀。可以補古禮缺畧。其在茲與。

玄帝廟創始莫詳。

雍正十一年重修邑翰林劉青芝記。

五帝之號見於周禮。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天有五。行其神謂之帝。故木之神為青帝。火之神為赤帝。土之神為黃帝。金之神為白帝。水之神為黑帝。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於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云王者取法五行。生為明。王死配五行宜也。而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亦得從祀者。蓋從以五人臣也。至唐開元禮則又以歲星三辰七宿從勾芒。熒惑三辰七宿從祝融。鎮星從后土。太白三辰七宿從蓐收。恒星三辰七宿從玄冥。祀焉。其祀之也。立春迎於東郊。立夏迎於南郊。立秋迎於西郊。立冬迎於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中兆去

邑五里。因土數。仍在南郊云。祀之之禮莫盛於周。百官有其戒誓與其修具。太宰掌之。具所當共也。修埽除也。戒誓要之以刑。重其禮也。而卜日。眡滌濯。納亨贊。王牲事皆前期。及日贊。執玉幣爵三者。待王至而授之。其詳且重也。如此。雍正癸丑。余請假歸里。里人李友魁等重修玄帝廟成。乞文於余。古無玄帝之號。考之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水經謂北嶽為玄嶽。則玄帝固黑帝也。他帝之祀無聞。而玄帝獨遍宇內。何歟。或曰。天一生水。物從其始。或曰。顓頊創制九州。故九州祀之。邑前輩劉挺曰。土非水罔潤。木非水罔育。金非水罔克。淬以清火。非水罔克。節其焰。則水為五行資。而因遍祀焉。或其然也。黑帝之配。顓頊。玄冥。顓頊。黑精之君。高陽氏是也。玄冥水官之臣。少昊之子。曰修。曰熙。是也。今俗謂玄帝曰祖師。余不知其何說也。而祀之者。乃兆民焉。太宰之掌。寧如是耶。古者飲食必祭。不忘本也。今酌水而飲者。固不得而忘之。且又民之所。以生活者。思其長養之德。而追其本始之神。則

人。人為。立。帝。之。祀。不。其。宜。乎。哉。此。地。在。元。為。三。皇。廟。廢。基。明。弘。治。間。無。錫。邵。公。寶。知。許。州。事。行。縣。邑。都。憲。張。公。淮。言。於。邵。即。於。此。建。宋。范。忠。宣。公。祠。忠。宣。以。著。作。郎。為。襄。城。令。勸。民。植。桑。桑。成。民。德。之。號。著。作。林。張。公。為。文。紀。其。事。祠。不。知。廢。於。何。年。土。人。至。今。猶。呼。為。范。三。官。廟。三。官。忠。宣。聲。相。近。蓋。范。忠。宣。廟。也。諸。子。於。立。帝。既。祠。祀。之。忠。宣。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者。也。余。於。諸。子。不。能。無。厚。望。焉。淮

瀆廟 在西郭外。**東嶽廟** 在城外東北隅。縣人都憲

張淮記節曰。岳有五。岱宗其一也。古者天子祭天。以壇壝。而不屋之。牲幣之數。則視三公。卿大夫而下。蓋不敢僭焉。降自元魏。始立五岳廟於桑乾之北。未徧於方岳也。唐各立廟於山之麓。未徧於天下也。逮宋中業。詔郡縣各立東嶽廟。而通祀之。始徧天下矣。肖像加號。歷金元以來。率未改。我朝定鼎。興復古制。舉望秩之典。罷郡縣之祀。復嶽神之

名。易。帝。王。之。號。千。有。餘。歲。之。陋。習。一。旦。變。矣。而。郡。縣。之。廟。未。嘗。廢。也。襄。城。東。嶽。廟。在。縣。治。東。北。鄉。人。相。繼。修。葺。葺。友。人。李。選。俾。余。記。之。余。惟。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無。福。今。鄉。人。殆。沿。於。舊。俗。固。於。禮。不。暇。計。也。然。一。念。事。神。之。誠。不。憚。勞。費。亦。有。可。紀。者。夫。修。祀。典。以。嚴。幽。明。之。分。元。儒。吳。澄。所。謂。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廢。縣。於。方。岳。而。不。徧。於。郡。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世。之。議。禮。者。其。尚。有。取。於。斯。成。化。十。五。年。記。

西嶽廟 在首

山之陽。**關壯繆廟** 其在首山南巘者。明縣尚書辛

自修記節曰。世之稱侯者曰。不叛涿鹿之結盟。不。受。奸。雄。之。私。誘。秉。燭。達。旦。死。守。荆。樊。乃。其。大。節。然。非。其。所。存。也。當。漢。獻。為。卓。操。所。劫。遷。天。下。羣。雄。紛。然。四。起。各。有。睥。睨。僭。竊。之。志。惟。先。主。以。帝。室。之。胄。乃。心。王。家。糾。兵。涿。郡。徒。眾。方。集。而。侯。以。概。世。之。英。在。千。里。外。即。傾。心。從。之。間。關。險。阻。周。

旋不忍去。雖稠人廣坐之中。終日侍立。侯之心何
心也。蓋以先主漢之苗裔。扶先主所以存漢也。勢
有可為。則誅漢賊。以扶獻帝。勢不可為。則法蕭王。
以承漢統。是侯之心也。不然。當是時。勢莫便於曹
魏。兵莫勝於孫吳。如袁紹呂布之流。各擁強兵。觀
望一方。以侯之英勇。而肯附諸人之所為。非不可
以得志。一時南面稱孤。而顧依依於獨弱之先主
哉。此所以功烈在當時。則威震華夏。英靈在後世。
則光並日星。孰非翊漢一心之正。有以參天地而
常伸亘古今。而獨存也哉。昔先主與曹操共獵許
下。獵中眾散。侯勸先主殺曹。先主不聽。後至當陽
之敗。先主始悔不用侯言。噫。豈天未欲祚漢而使
侯忠謀偉計之不行乎。何其言之當用而不用也。
昔諸葛孔明以黥彭比侯。黥彭當漢之將。興事高
祖。成一代之烈。其成敗不同。其英勇氣烈一也。而忠
貞完節。始終不渝。固又出黥彭上矣。史稱侯引兵
圍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侯則吾襄境內。實侯風

威所被之域。宜其廟事至。其在北郭外者。余從兄
今不絕也。嘉靖乙丑記。

翰林劉青藜記。漢前將軍關壯繆公。起身草莽。佐

後困於呂蒙。卒能不屈以死。其節尤偉。千餘年來。其

風烈焜耀。自通都大邑。以逮窮鄉僻村。所在祠祀。

莫之或異也。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壯繆生平按之。宜若可祀者。然余竊考

先王制禮之意。蓋謂勞於其地。則其地祀之。死於

其地。則其地祀之。非謂凡勞與死者。徧天下。皆得

而祀之也。唐狄仁傑之治吳也。毀淫祠千有七百

所存者。獨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四祠而外。豈

皆浮屠老子之宮哉。禹平水土。功德徧九州。不可
以地限。泰伯吳開國之君。季札讓國鎮公。子伍員
則有功於吳。而以忠死者也。其餘所毀。大抵皆不
係於吳者耳。由是觀之。苟地非所宜。雖其人可祀。
亦不得而祀也。明矣。襄故多關壯繆祠。余嘗持此
說。以非之。辛未夏。有建祀於北郭者。求予言以記

之。余謂前此之纍纍者。固在所宜毀也。何以建為。顧其工既竣。其請記也甚力。乃為之說曰。按史稱壯繆自荊州北征也。降于禁。斬龐德。取襄陽。中原震動。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曹操至欲遷都。以避其鋒。襄之去許。九十里而南。正當日遙應。壯繆之處也。夫以孟德之奸。雄其法。制禁令。固足以箝束一切。而又善為權術。以籠絡之。襄以咫尺。肘腋之地。明目張膽。不顧利害。望壯繆之麾。塵而鼓舞。踴躍慕義。輸誠如此。則壯繆之所。以感人。與人之所以傾心於壯繆者。不可謂不至矣。曹氏之威。不能禁之於當時。而今者。顧欲以經生之口。舌喻里巷之愚。夫愚婦而寢其畏神崇烈之舉。固其祈福禳災之意。豈不難哉。且襄固曹魏之故壤也。不操之祀而祀壯繆。亦足徵直道之未泯矣。余既不能已其事故為之述。其不可已者如此。至於興工告成之歲月。與夫共事諸人之姓氏。則具載碑陰。無俟余言也。康熙

其在城西四里營者。邑翰林劉青芝記。

漢前將軍關侯。佐昭烈皇帝。卒死王事。追諡壯繆。至今數千載。祠祀者徧郡國焉。按侯傳。昭烈以帝室之胄。興復漢室。其初起涿郡也。方於鄉里。合徒眾。侯輒亡命歸之。為之奔走禦侮。可謂得所宗矣。此其卓識。豈苟文若張子布輩所可及哉。侯守下邳時。為操所得。禮之甚厚。盡封其賜。不顧去。孫權請婚。則叱辱絕之。蓋其忠義之氣。稟於天性。當委身昭烈。烈塵埃之中。即誓以共死。雖顛沛流離之際。奔竄浮屠之餘。而其操彌堅。其心彌苦。故吳之卑詞。魏之厚禮。曾不足以奪其復漢討賊之志。而卒以成其終始之節。豈不偉哉。所可惜者。樊城之捷。魏將已降。魏軍已沒。宛洛為之響應。華夏為之震恐。當此時也。使忠武由斜谷出。武關與侯奮勇合力。直逼許昌。旋師渡江。揮戈南指。魏既可剪。吳復可吞。漢室大一統之業。可畫日而定。乃天不祚漢。卒中姦。伏身死。臨沮此侯之遺恨。而後之論世者。所以憤惋太息於其際也。噫。侯之識遠矣。而其志節所就。又復堅貞如此。乃世之人。第驚其雄勇猛。

鷲為一世冠。遂與區區。挫鋒陷陣。之將義激於一。時者。此能較烈。夫豈睹侯之大者哉。邑西四里營。舊有侯廟。歲久將圯。里人姚煥損貲重修。助貲者。且迨婦人女子焉。既成。里人乞文於余。考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蓋謂祀於其死之地耳。昔諸葛武侯之亡也。所在求為立廟。朝議不聽。僅祀沔陽。而侯之祀。乃徧郡國。典歟。當侯之北征也。梁郝陸渾。多遙受侯印號。而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許南去襄九十里。而襄西六十里。即郟。則襄固侯當日。出入地。而其入。亦皆侯所聯屬。激勵。借以恢復中原。則今日思侯之德。而祀之者。固皆當日忠義之民。之。裔也。較之他郡。不猶為有故歟。於是因里人生。平之大者。以告之焉。雍正辛亥記。

五嶽廟在縣

東四十里栢寧岡。明方伯曹東村大破流寇師。尚寬於岡下。縣尚書辛自修有記。

圓明寺在縣北元

大德年建乾明寺在縣南三里首山之陰。唐清泰元年建。念祖開山於此。為襄城第一叢林。明吏部

主事襄陽李大魁記。嘉靖癸卯。予歸自選部。道宿

於首山乾明寺。予因出南郭三里許。抵山麓。見乾明下寺。闢曠之興。觸視而發。迤邐石路。至上寺。則山巘矣。念師定室宛爾。石罅。庶丈林莽之間。眺望少選。垂雲度影。涼風狝襟。汝流如帶。東匯崑河。塵機頓失。妙艱於辭。任持瓢山泉煮茗。益佐景色。率其眾懇言為戒。予笑而應之曰。昔東坡過潤。遊金山寺。為了解帶出門。予無玉之可解也。而揮穎以代玉可乎。已而環山月映。秋思沁人。束火下山。梵響彌空。約僧近臘。來峴漢。取文勒之。及歸。而人事奪其約。於今九年。丁未春。治稿以寄。而又思丞已去。僧無力。中輟。誠歉衷矣。庚戌秋。司封本溪先生趙公。拜命分守南陽。道襄。訪予鶴湖之柱亭。因

托之。今年七月，予友襄尹曾子朝以公命來。遠予
 惟首山，居天下名山之一。黃帝所嘗遊，峙縣南。寺
 關山乾隅，故額曰乾明。自狄氏卓錫，歷今峯靈峯，
 世闡眾教，武廟時縣人方真，復厚施而飾其宇。真
 勝地也。汝眾亦奚求耶？亦惟求之乎？乾明之義而
 已矣。夫乾以明統天，人生於明，積愆昏焉。故愆始
 入，分則明，蝕而妬，二則遁，三則否，矧而四，而五乎？
 人能究力，有為故，功始入，分則明，升而復，二則臨，
 三則泰，矧而四，而五乎？明暗惟此，心擴用配，資始
 釋厥明，義衣鉢，具存茲固，在祝髮緇衫之外，上達
 如來之法本也。國家守巡之臣，精德從政，復有如
 三石喬公、木溪趙公、樓東郭公者，照臨而保釐之。
 太守長菴王君，聯屬州縣，以和政教，豈惟汝一山
 之幸哉？實錫福元元矣。受戒不亦多乎？且今夏六
 月，木公嘗登菱以賞厥勝，而躋予言，可備首史。礮
 石以待，則山增而高，文重而傳，是又予與言於寺
 之幸，咸有幾。先子贈翰林公諱宗泗記。外紀云：昔
 而非偶云。

山之銅以鑄鼎。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首山其
 一。而乾明寺，即建於其陰西北隅。考其時，蓋自後
 唐清泰初始。高閣重樓，石梵玉臺，從山足起，直抵
 中峯。當其盛時，僧人聚處，其間煙火百餘家。鐘板
 魚磬之聲，不絕。土宜檜栢，森然成林。自遠望者，蒼
 蔚鬱蔥，隱耀山寺間。寺門北向，外屏輒壁，上鐫七
 聖圖。門以內，左右列鍾鼓樓，中為重門。顏曰中州
 禪林第一。南行數十武，赤碧輝映，龍象法嚴。是為
 大雄殿。殿後地勢迤邐，漸高躡級而升。梵宮六，曰
 古佛殿。曰方丈，四壁多名人題詠。邵二泉王復菴
 其尤著者。曰凌霄殿，以塔下有凌霄花，故名。曰水
 陸堂。曰大樹觀音閣。觀音高五丈餘。老僧云：因樹
 以為像也。曰石佛祠，在山腰突起一峯，迴視大雄，
 諸殿已迥出，其表矣。自祠而上，地夷檻曲，四顧悠
 然者，憩望亭也。亭之東為作霖亭。環亭榭，香叢生。
 每當暮春和暢時，遊人偃僂，提携歌唱於途。醉飲
 樹陰者，如蟻。亭之南有崖如案，陰翳葦芽，橫無涯
 際。緣崖而東，攀古木，履危石，忽得一徑。石磴嶙峋，

循而入。豁然開朗。方數十畝。田隴蔬畦。阡陌相望。所稱上寺也。寺後有念公洞。念公後唐人。闡法茲山。為祖亭。洞之南峭壁千仞。高不可攀。西行數十步。有曲徑如鳥道。纔通人。越嶺而上。有文峯塔。踞絕頂。北瞻嵩嶽。南瞰楚江。如在几案間。塔旁有金花樹。時榮枯。識者以下茲寺廢興。樹旁有泉。所謂聖泉也。從石隙湧出。繞念公洞。過憇望。凌虛諸亭。至大樹閣。分流而下。潺潺有聲。曲折達寺外。首山固。吾邑勝槩。而乾明寺。又首山之勝槩也。昔人所謂。字內名山者。或非溢稱。至云黃帝所嘗遊。歷則非。予之所。宋宛陵梅堯臣檢覆葉縣魯山田。李晉及。知也。矣。

卿餞於首山寺留別詩。我本山水鄉。看山常不足。嘗聞此山寺。法宇深雲木。無由一來過。夢想向巖谷。按田趨隣疆。跨馬涉平陸。良友送我行。偶與賞心屬。禪庭鳴白雞。祖席歌黃鵠。野氣逼人寒。嵐光添酒綠。言離非遠離。但愛交情篤。重游應有期。君

亦行。明無錫邵寶詩。峯有烟霞澗有泉。此中佳景車促。明無錫邵寶詩。是天然山窮西北翻。稱首寺背東南。却號乾三里。到城如隔世。八年為郡人。幾叅禪。題詩不盡登臨興。分付緇流莫浪傳。縣人

李敏詩。南山佳氣藹氤氳。蕭寺疎鐘隔岸聞。一擊星初落。響徹春林曙未分。正是縣人王錦詩。陰森幽人殘夢覺。滿窗梅月亂紛紛。縣人王錦詩。念公

岑下瞰招提境。樹色入熹微。深林見疎影。烟生臺殿迷。露滴松杉冷。道人雲外來。盥漱汲脩縷。是時

旦氣清。心虛思方永。忽南陽彭而述詩。採銅人已聞。一聲鐘。惕然發深省。南陽彭而述詩。去襄野自

平蕪千載名。由舊一村晚。照孤老僧愁。過客野鳥怪。征夫寂歷禪。堂在青松半。欲枯。國朝

縣令張允中詩。今夕擁良朋。追陪興轉增。禪林下。棲羨老僧。夜深渾先伯父詩。宗洙詩。山麓山巔濕

不厭。坐徹玉壺水。先伯父詩。宗洙詩。山麓山巔濕

古已戎志卷三

出水淙淙。智藏覺蒂獅應吼。慧焰文淵龍亦降。麗日晴張金紫蓋。霽雲晚帶碧油幢。嵐光雨過如新洗。寶鐸風來似漫撞。洞口迷雲真幽邃。松根趨石自奇厖。篆蝸疎密碑零亂。野鳥飛棲語碎唳。衣羨盧能傳夜半。寺如名嶽峙峰雙。軒皇豈直求金窟。大塊非徒浴水瀧。欲逐猿猱穿曲逕。愛留蜂蝶揭櫺窗。恒河細衍能仁派。貝葉叢生慈惠邦。湛湛靈源華雨偈。喃喃梵唄海湖腔。藤樽秀巧添詩料。筍脯殷勤罄酒缸。但得緇林能駐馬。無寧籬外息鳴彪。鐵針磨礪韶光進。金鼎撐持筆力扛。手腕拈來拋竹杖。脚根踏定度蘆江。呆攀枯樹尋枝幹。何若牀前拜老龐。

青塚寺在縣西北十二里。元真元年建。**洪教寺**在縣東慈溝。元延祐三年建。**興福寺**在縣東三十里。唐天寶年建。王夔寺在縣北庾河。明洪武十三年重建。**興國寺**在堯

城保。宋皇慶二年建。**興隆寺**在房村保。元元貞元年建。**廣福寺**在頰橋保。元延祐五年建。**藥師寺**在魯渡村。元至正間建。**白塔寺**在房村保。元至元二年建。**龍泉寺**在留渡保。元大德元年建。**永慶寺**在王落子。明天順間重修。**兜率院**在夔陵保。元元貞年建。**洪福院**在果園保。元大德八年建。

田賦志

田乾隆二年。民田更名熟荒地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八頃六分二釐七毫。內荒蕪地六千一百一十

九頃八十二畝六分七釐九毫。現在行糧熟地六千五百七十八頃一十七畝九分四釐八毫。賦民地一則。每畝連閏銀三分九釐九毫五絲六忽七微七纖三沙五塵二埃九渺六漠。凡額徵正銀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五兩六錢六分四毫九絲七忽。遇閏加銀五百五十六兩九錢一分六釐四毫。補徵雜辦銀。無攤派丁銀一千二百七兩九錢九分。起解連閏銀二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五錢七分四釐四毫九絲七忽。存支河夫銀二百兩八錢三釐二毫。驛站連閏銀二千九百六十二兩六分四釐五毫。俸工祭祀等銀四百七十九兩一錢二分四釐七毫。按故志明洪武二十四年官民夏秋地二千六百四十六頃八十八畝。萬歷九年大丈均田。田分平山下三則。平一萬九百八十一頃六十六畝五分。山下一千八百七十七頃七十七畝四分。折平一千三百二頃三十九畝二分五釐。共額折平田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頃五畝七分五釐。內除姚尚書墳三頃。優免二百二十四頃三十九

畝七分八釐不徵銀外實田一萬二千五十九頃六十五畝九分七釐每畝連丁徵銀二分八釐三毫一絲零共徵銀三萬四千一百四十六兩五錢五分自洪武二十四年至萬歷九年計年一百九十餘方有此額數我朝順治七年熟地二千二百八十七頃二十七畝八分四釐迨康熙四十四年承平僅六十餘年熟地通共六千一百三十五頃五十二畝二分八釐八毫已足原額之半而言別之臣猶數數議原額名曰勸墾實逼令自首也

名曰自首開荒實熟地加畝也聖天子洞悉民隱特頒諭旨民所首田實有難耕者或係有司逼迫雖已經報官許令自行具呈豁免而仍不罪有司乃竟無一人具呈者其故難言矣哀哉况今熟地僅及原額之半而賦銀已足三分之二田之所出只有此數當事者亦會計及否耶雍正十三年報墾夾荒山地四十八頃四十四畝一分九毫照南召縣例三年陞科照長葛縣四等山地例徵銀每畝銀一分二釐七毫九絲零漕米正兌正耗米

一千七百九十八石八斗五升四合四勺改兌正耗米三百九十一石四斗九升一合三勺六抄潤耗德州倉米六百九十二石一斗二升六合一勺九抄隨漕輕折等銀一千五百九十一兩六錢二釐五毫四絲四忽七微五纖自雍正六年河東總督田文鏡題准豫省不近水次州縣漕糧統徵本色民不堪命矣自襄抵衛計程五百餘里中隔大河大都致米一石較市米於衛上倉費兩倍之而初徵交官之苦上載道途之艱未易更僕數雍正

十三年新安呂總督耀曾銜命過襄余以同年誼候於客館話及漕米輒相對躊躇太息蓋身霑其累久矣故知小民艱辛最悉而方閣學苞條奏河南漕糧爲小民累如耀曾言吾邑漕米遂歸正額內徵銀自乾隆三年始民困頓蘇苞原奏大河以南悉徵折色今格於部議僅數縣而已惜哉戶口明萬歷四十四年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口實丁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丁以九則分共該銀三千四百九十一兩四錢我朝康熙四十年新舊

人丁共一萬零七十五丁。雍正四年。現征賦人丁九千五百四十五丁。內分中中下下二則。實徵銀一千二百零七兩九錢九分。准部覆。丁糧均派於地糧之內。永不加賦。外盛世滋生戶口人丁七百六十三丁。永不徵賦。五年一編審而已。古者小司寇掌民數。登其生齒。獻於王。王拜受之。重民數也。今乃以丁糧均派於地糧內哉。噫。郵傳驛塘馬九十三匹。驛塘等夫一百二十四名。歲支夫馬工料等銀四千七百七十二兩一錢八分三釐四毫。遇

閏加銀三百六十一兩五分。鹽課銷河東鹽原額鹽二千二百一引。物產無特異者。所在有之。故不錄。獨烟蒜石器有名聲。流通千百里外。與他地差別耳。

古汜城志卷三

三

古汜城志卷三終



